川先生文集卷之九

九世甥孫朱　潤　刊行

論

謝安比王導

竊觀大臣者常觀諸其國而不觀諸其身晉有天下不二世而為江東德之在人者尚淺也而更成百年之業有王導焉立之於其先有謝安焉扶之於其後端靖寬簡均能為一國之輕重有無者故當時有謝安比王導之論請因史臣所載而申之劉石交亂中原晉之藩鎮相繼喪沒人心雖未忘晉非有英豪絕世之才不能騁足於北方也勢

之所在豈人力之所能強哉故王導輔元帝立基建業以遥為北方應援當是時元帝名論尤輕導能重之諸名勝未附導能致之法令寬簡庶事草創官室不修軍國之儀不備示若不安於此者以揚州為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荆州為重鎮甲兵所聚尽在焉故江左之勢遂強率大綱於其上而二千石守長往往得以自行其意將帥之有功者人才之不羈者族望之盛者民之豪強者與夫户口之能自隱匿者又皆得以自舒於其下不窮姦以為明不苛法以為嚴中更敦峻之變及若將相異同疑間之論導俛仰廢興存亡之間因事成功而江東卒賴以定鬼薪社稷之臣也獨祖逖經營河南有功緒業未就[illegible]自存

自沒者豈以江左甫定未遑遠略乎君父之痛不可以一朝安也是以周訪陶侃有志而不遂庾亮庾翼猶衰太承而自沮造端於其初者无以開其後也其後桓溫藉平蜀之勢威震一時挈兵入關三輔震動當是時南師不出蓋四十餘年矣有如桓諸長安則豪傑響應西北郡縣誰非效功之人雖有智者不能為符健符雄計矣溫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故氣不足以決之而進退失據此固王猛之所不屑就也晉於是无中州之望矣而溫方專制朝廷幾於改物謝安高卧東山負蒼生之望脫始從溫辟卒与王坦之扈之周旋上下扶持王室使逆謀遂緩而溫自斃及安輔政晉之變故數矣如人之一身元氣未实而尚疾絲

作此固非永年之道也秉其小定而求快焉則遂亡矣故安一切以大体弥縫之號令无所变更而任用不分彼此后戚入則輔政出則方伯晋之制也王蘊固辞則以義强令之使上下無未滿之心而他時无任用過正之禍桓氏位列内外一朝失職政之蠹也以召民石虔為荆江使其無窺窬之心而異時无意外生憂之慮符堅之奉可以无晋矣而泰然如平時淮淝之功壯矣而微賞之不受君臣之恩意已不可保顧方經畧中原惟恐不及晋之為晋蓋可知矣有以壯其勢則秉者尚有所憑藉而一身之不暇恤也及桓氏竟以失職成禍而刘裕卒藉手以起竟能為晋一平河洛司馬氏既亡而復存者猶二十餘載微安之壯其勢宜不及此凛與安相望於数十年間其端静寛簡弥縫輔賛如出一人江左百年之業實賴焉其亦庶幾於古之所謂大臣欤置其立國之功而取其立身之一節以較之非所以論大臣也故吾極論江左之興亡而二人之相配較然矣

王珪確論如何

人才之在天下固衆乎人君之尽其用而尤衆乎同列之知其心夫士之懐才以自見於世常慮夫人君之不我用君既知而用之矣同列之人相與娼其長而媒蘖其短周旋四顧無與共此樂者其何以泰然於進退之際哉此自古乘時有為之士而猶懐不尽之嘆以公論常不出於同

列故也房元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王珪其於唐室之興太宗固已無所不尽其用矣而諸公亦奮然並見其才而無相媚之意雖至於廷論之際辨其所長如數黑白則諸公豈不各以自慰哉王珪確論如何於是始有可論者夫寵利所在至可畏也功名之際至難居也君臣上下相與共樂之而無異同疑間之論則為可頭耳漢高帝所藉以取天下者固非一人之力而蕭何韓信張良蓋傑然於其間天下既定而不免於疑於是張良以神仙自脫蕭何以謹畏自保韓信以蓋世之功進退無以自明蕭何能知之於未用之先而卒不能保其非叛方且借信以為保身之術然則人才之獲尽其用乃一出于之至憂也則亦何樂於功名寵利之際哉故李泌極論李晟馬燧於德宗之前而二臣為之感泣使泌如張延賞則晟方欲死而不可論至於此則同列之公論豈不甚可樂哉吾之所長既已暴白於天下而猶者〻於同列之公論固非沾〻自喜之為也蓋同躬共事之人其●論易以不公而人主之聽易以入此自古之所通患而其來非一日矣唐太宗之典也房玄齡相得於艱難之中謀謨帷幄以定大業溫彥博蓋嘗掌其機事而李靖亦既有功於南方矣其後天下平定玄齡相與典仆起偃而唐之紀綱法度燦然為之一新彥博於出納之間蓋亦具尽其勞而征伐之責靖實專之及魏徵王珪以雖臣入備諫諍之列而戴胄亦自小官進用遂以

平天下之法其先後新故之不同亦已甚矣太宗甚幸而
大用之以究盡其才而諸公亦喪布四躰以自效不復知
先後新故之為嫌也一日太宗以王珪善人物使之庭論
諸公之才而珪一二辨數皆足以尽其實而中其心彼其
同心以濟天下之事至是可以釋然而自慰矣宜其不謀
同辭而皆以為確論也不然因諸公已成之業而論之此
何足以為知人而諸公樂之至此哉故曰人才之在天下
固樂乎人君之尽其用而尤樂乎同列之知其心嗟夫珪
之論可謂公而其心蓋亦甚平矣珪與徵均為諫臣而忠
直剴切大畧亦相當也人情每蔽於自知而珪獨察其直
耻君不及堯舜之心而自處於煩濁揚清之辨析毫髮

而明於自知則其論安得而不公吾以是知其心之甚平
也雖然房玄齡視諸公最為舊故而唐業之成亦勞矣以
漢高帝之多疑蓋終其身不敢捨蕭何而他有所用也太
宗方奮然有運天下豪傑之心使新進迭用事而玄齡泰
然居之不以進退自嫌故諸公得以尽其才而卒死紛紜
法度之憂夫迭用新進而不害於国家之大体此蕭何曹
參之所难而珪之論所未及也豈玄齡固樂諸公之並已
而非珪之所可察乎此玄齡所以為宗臣也

揚雄度越諸子

天下不知其幾人也古今不知其幾書也人物有細大高
下書有淺深醇疵所未暇論也要之天下不可以无此人

亦不可以无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伏羲氏始畫八卦假象以明理更數聖人設爻立彖推義陳辭以發揮易象使之光明盛大而不可掩而後天下之開物成務者宗焉言術數者宗焉著書者宗焉孔孟蓋發揮之大者也揚雄氏猶懼天下之人不足以通知其變故因天地自然之數覃思幽眇著爲太玄以闡物理无窮之妙天道人事之極天下之人知其爲數而已而烏知其窮理之精一至於此哉法言特其衍耳宜乎世人之莫知也桓譚務其度越諸子班固取以贊之則亦不可不極論其故自昔聖賢之生於世也豈以一身之故而求以自見於斯世哉適會其時而人道之不可少者待吾而後具則其責不可得而辭世而經世退而著書亦惟所遇而已矣六經待孔子而具者也七篇之書待孟子而具者也荀卿子之書出而後儒者之事業始發揮於世彼其時之不可以无此人也亦不可以无此書也豈苦諸子之譊譊然誦其所聞而求以自見哉賈生之一書仲舒之三策司馬子長之記歷代刘更生之傳五行其功於世用而不悖於聖人固已或異於諸子矣蓋晚而後揚雄出焉雄之書非擬聖而作也玄之似易也法言之似論語也是其迹之病也而非其用心之本然也不病其迹而推其用心則玄有功於易者也非易之贅也有太極而後有陰陽故易以陰陽而明理有陰陽而後有五行故洪範以五行而明治道陰陽五行之變可

窮而不可尽也而彖者猶有遺思焉則雄之因数明理也是其時之不可已而事之不得不然者也起於冬至而環一歲以應事物之方来而未已是其時之可見者也始於一而終於八十一以錯綜无窮之筭是其数之可知者也從三方之筭而九之并晝於夜為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以一為三州三分其州而以一為三部三分其部而以一為三家以該括天地之変是其事之可究者也其時之可見者如此其数之可知者如此其事之可究者又如此而雄為首為表為贊為測深入黄泉高出蒼天太含元氣纖入无倫文義繁衍枝葉扶疎雖一時一日一分一筭之間莫不有至賾之理无窮之用開啓思慮発揮事業通此心於天地万物而錯綜闔闢无不自我性命道德之理乃於時日分数而尽得之此豈為太初曆者之所能知哉此其為書必待雄而後具者也天下而未明乎玄也則時日分数之理无往而能得其用將何以應事物之変而通天地之心是雄之書雖人道之所不可少而猶有待於後之君子也當時之不知可也後世之不知亦可也桓譚知之可也班固知之亦可也天下而可以无此書則雄实病之天下果不可以无此書則千載之下雄之心猶一日也法言之書所以講論古今掇拾人物以旁通其義者也玄尚不知雖知法言猶不知也因数以明理是雄之所以自通於聖人者也安得而不度越諸子哉世无皇極之君

以大其用又无道德之望以發越其旨則極譚之言亦姑以致其意而已豈敢自謂有補於雄哉嗚呼天地万物之理未嘗不昭然也更聖越賢多可以互明其理者无所不用其極而天下之人猶未尽賴其用則諸子之譊譊真可謂候蟲之自鳴自止者也故曰天下不可以无此人亦不可以无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

勉彊行道大有功

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哉而人心之危不可一息而不操也不操其心而從容乎声色貨利之境以浪應乎一日万機之繁而責事之不效亦可謂失其本矣此儒者之所甚懼也夫道非出於形氣之表而常行於事物之間者也人主以一身而據崇高之勢其於声色貨利必用吾力焉而不敢安也其於一日万機必盡吾心焉而不敢忽也惟理之徇惟是之從以求尽天下賢者之心遂一世人物之生其功非不大而不假於外求天下固无道外之事也不恃吾天資之高而勉彊於其所當行而已漢武帝好大喜功而董仲舒之言曰勉彊行道大有功可謂責難於君者矣請試中之昔者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彼皆大聖人也安行刹行何所不可又復何求於天地之間而若此其切哉蓋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此入彼間不容髮是不可一息而保已也夫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所必受形於天地而被色而生者也六者得其正則為道失其正則為欲而

況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權自与物接心与事俱其所以取吾之喜怒哀樂愛惡者不一端也安能保事〻物物之得其正哉一息不操則其心放矣放而不知求則惟聖罔念之勢也天道豈有他物哉吾怒哀樂愛惡得其正而已行道豈有他事哉審喜怒哀樂愛惡之端而已不敢以一息而不用吾力不尽吾心則通勉之實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无一民之不安无一物之不養則大有功之驗也天祐下民而作之君豈使之以縱其欲哉蚤聖人不敢不念罔其理也武帝雄材大畧俯視前古其天資非不高也上嘉唐虞下樂商周其立志非不大也念與礼之漂墜傷六經之散落其意亦非止於欲成功美狄以快吾心而已罔將求功於聖人之典以與三代比隆而為不世出之主也而不知喜怒哀樂愛惡一失其正則天下之盛幸皆一人之欲心也而去道遠矣有功所止於美觀耳堯舜之部俞堯舜之喜也一喜而天下之只智悉用矣湯武之誥誓湯武之怒也一怒而天下之暴乱悉除矣此其所以為行道之功也經典之恭上送官非武帝之私喜也用為私喜則真偽混淆徒為虛文耳夷狄之侵侮漢家非武帝之私怒也用為私怒則人不聊生徒為世戒耳使武帝知疆勉行道以正用之則表章而聖人之道明必非為虛文也誅討而夷夏之勢定必不為世戒也其功豈可勝計哉武帝奮其雄材大略而從容於声色貨利之境以泛應乎一

日萬機之繁而不知警懼焉何往而非患也說者以為武帝好大喜功而不知彊勉孜孜問正心誠意以從事乎形器之表溥博淵泉而後出之故仲舒欲以淵源正大之理而易其膠膠擾擾之心如柄鑿之不相入此武帝所以終棄之諸侯也夫淵源正大之理不於事物而達之則孔孟之學真迂闊矣非特君不用之罪也齊宣王之好色好貨好勇皆害道之事也孟子乃欲進而擴充之好色人心之所同達之於民無怨曠則彊勉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色必不至於陷而不至於溺而非道之害也好貨人心之所同而達之於民無凍餒則彊勉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貨必不至於陷而非道之害也人誰不好勇而獨患其不大耳人心之所無雖孟子亦不能以順而誘之也不忍一牛之心孟子欲其擴充之以至於五十之食肉六十之衣帛八口之無飢而謂之王道孟子之言王道豈為不切於事情梁惠王問利國未為失於道也移民移粟未為失意於民也孟子皆不然之而力以仁義為言蓋計較利害非本心之所宜有其極可以至於忘親後君而无可達於事物之理非好貨好色之比而況不忍一牛之心乎聖賢之所謂道非後世之所謂道也為人上者知声色貨利之易溺而一日万機之可畏彊勉於其所當行則庶幾仲舒之意矣夫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哉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九終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十

九世孫朱潤刊行

經書發題

書經

昔者聖人以道與古今之變歌其繫於道者百篇而萬世之訓其大文理密察本末具舉蓋有待於後之君子而經生分篇析句之末其何足以知此哉亮也何人而敢議此蓋將與諸君共之志夫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之間無非事古之帝王獨明於事物之故發言立政順民之心因時之宜處其常而不惰遇其變而天下安之今載之書者皆

是也要之文理密察之功周至於堯而後无憾諸聖人之心是以斷諸堯典而無疑由是言之刪書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公也

詩經

道之在天下平施於日用之間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當先王時天下之人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王既遠民情之流也久矣而其所謂平施於日用之間者與生俱生固不可得而離也是以既流之情易發之言而天下亦不自知其何若而聖人於其間有中焉抑不獨先王之澤也聖人之於詩固將使天下復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於日用之間者乃區區於章句訓詁亦足以興乎顧比諸君求其所以興者

周禮

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吾夫子蓋嘆其郁郁之文而知天地之功莫備於此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世儒之論以爲治至於周公而術已窮窮則不可以復繼周之後必爲秦吾夫子蓋逆知之而不言也嗚呼果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矣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順風氣之宜而因時制法凡所以爲人道立極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蓋至於周公集百聖之大成文理密察纍纍乎如貫珠片片乎如畫棊曲而當盡而不汚無復一毫之間而人道備

矣人道惰則足以周天下之理而通天下之變變通之理具在周公之道蓋至此而與天地同流而憂其窮哉夫周家之制既定而上下維持至於八百餘年諸侯既已擅立周之王徒擁其虛器最然立於諸侯之上諸侯皆相顧而莫之或廢獨何畏而未忍哉豈非周公之制有以維持其不忍之心雖顛倒錯亂而猶未亡也當是之時周雖自絕於天有能變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之術蓋未始窮也秦徒見其得天下之難以為周公之制蓋非其所便併與夫僅存者而盡棄之而不知周家之制既盡而秦亦亡矣人道廢則其君豈能獨存哉始夫子之言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以為後之王者必因周而損益焉自是變通至於百世而不窮而豈知其至此極也漢高祖崛起草莽而得天下厭秦之苛思有息肩之所故其君臣相與四顧就簡存寬大之意而為漢家之制民亦以是安之而世世祚靈長絕而復續者幾與夏商等自是功利苟且之政皆以為常先王不易之制棄而不講人極之不亡者幾希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抱遺書而興百世之嘆反覆推究而莫其後見天地之大全也然自秦火之餘此書已非其全而駁雜不經之言蓋如黑白之不相入尚可攷而知也然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自周之衰以來迄于今蓋千五百餘年矣天獨未厭於斯乎故將與諸君子攷周異以有待焉

聖人之於天下也未嘗作也而有述焉近世儒者有言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詩書禮樂吾天子之所以述也至於春秋其文則魯史之舊其詳則天子諸侯之行事其義則天子之所以奉若天道者而孔子何作焉孟子之所謂作者猶曰整齊其文云耳世儒遂以為春秋孔子所自作筆則筆削則削雖游百舍不能贊一辭於其間言其義聖人之所獨得也信斯言也則春秋其孔氏之書乎夫春秋天子之事也聖人以匹夫而與天子之事此王法之所當正也不能自進於王法不能正人乎亂臣賊子其有辭矣夫賞天命罰天討也天下未奉天而行者也賞罰而未得其當是慢天也慢而至於顛倒錯亂則天道滅矣滅天道則為自絕於天夫子周之民也傷周之自絕於天而不忍文武之業遂墜於地也取魯史之舊文因天子諸侯之行事而一正之賞不遠乎天命罰不遠乎天討猶曰此周天子之所以奉乎天者也或去天稱王或宰以名見猶曰此周天子之所以自贖乎天者也天之道不亡則周不為自絕於天周不為自絕於天則天下猶有王也人下有王而亂臣賊子安得不懼乎然則春秋者周天子之書也而夫子何與焉或曰春秋而繫之以魯何也曰天下有王凡諸侯之國之所託載獨其天子之事乎而況魯周之宗國其事可得而詳也夫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夫

子之志春秋之所由作也是以盡事物之情達時措之宜
正以等之怒以通之直而行之曲而暢之其名是也其實
非也則文與而實不與其心然也其事異也則誅其事而
達其心微顯闡幽謹嚴寬裕如天之稱物平施如陰陽之
並行不悖文武周公之政所以曲當乎人心者也而謂春
秋孔子之所自作宜非亮之所敢知也春秋所書無往而
非天學者以人而視春秋而謂有得於聖人之意者非也
故將與諸君以天下之公而觀之毋以一人之私而觀之
辭達而義暢庶乎可以窺天道之全也

禮記

禮者天則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周旋上下曲折備具此
非聖人之所能爲也禮記一書雜出於漢儒之手今取
曲禮若內則少儀諸篇而群而訂之其所載不過日用飲食
洒掃應對之事要聖人之極致安在然讀之使人心愜意
滿雖欲以意增減而輒不合返觀吾一日之間悚然有隱
於中是孰使之然哉今而後知三百三千之儀無非吾心
之所流通也心不至焉而禮亦去之盡吾之心則動容周
旋無往而不中矣故世之謂繁文末節聖人之所以窮神
知化者也夫禮者學之實地也由敬而後可以學禮學禮
而後有所據依三百三千而一毫之不準皆敬之不至而
吾心之不盡也一毫之不盡則其運用變化之際必有肆
而不約者矣由此言之禮者天則也果非聖人之所能爲

也

論語

論語一書無非下學之事也學者求其上達之說而不得則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而索之意生見長又從而爲之辭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嗚呼此其所以終身讀之而陸於榛莽之中而猶自謂其有得也夫道之在天下無本末無內外聖人之言烏有舉其一而遺其一者乎舉其一而遺其一則是聖人猶與道爲二也然則論語之書若之何而讀之曰用明於內汲汲於下學而求其心之所同然者工深力到則他日之上達無非今日之下學也於是而讀論語之書必知通體而好之矣於此書固終身之所願

但子者方將與諸君商稽其[illegible]而戒[illegible]焉

孟子

昔先儒有言公則一也則爲[illegible]人之不同如其面焉此私心也也呼私心一萌[illegible]不知[illegible]終窮矣先王之時禮達分定而心有所止故天下之人各識其本心親其親而親人之親子其子而子人之子其本心未嘗不同也周道衰而王澤竭利害興[illegible]人心動計較作於中思慮營於外其始將討其便安而甘終至於爭奪誅殺毒流四海而未已孟子生於是時憫天下之至此極謂其流不可勝救惟人心一正則各循其本而天下定矣況其勢已窮而將變變而通之何嘗反掌之易孟子知其理之甚遠而時若方

以爲迂吾是以知非斯道之難行而人心之難正也故善觀孟子之書者當知其主於正人心而求正人心之說者當知其嚴義利之辨於是焉是之際嘗試與諸君共之

箴銘贊

上　光宗皇帝鑒成箴

三閭失馭偽主僭竊綱紀而絲棼宇縣瓜裂干戈日尋湯滯炎熱元元憔悴無所存活　藝祖勃興天爲民設受命之日哀刃不血痛茲版圖迺爾割截丙夜不安往就晉說獨立門外衝冒風雪謀定戈指莫我敢遏首征楊州重進誅亟旋征澤潞李筠就殺復取荆南縱沖悚懼一鼓孟昶蜀賊斯拔徂征嶺南劉鋹面縛馳使江南李煜瓜蹠蹈蹈傳檄吳越錢俶納國十餘年間憂虞危懼頭若蓬蔡雨沐風櫛東征西伐天下始一解兵修貢降王在列施袴麻蘇緣布衣湖南縛六軍法度陛級　太宗繼之乾乾夕惕親征河東赦勵士卒人百其勇城無全堞下詔寬赦繼元乃伏收復漳泉洪進弭息　真宗嗣之祖是法契丹來寇人心業業決意親征俯從準策親御鞍馬躬秉黃鉞白旄一麾王師奮發我氣既盈虜氣斯竭稽首請和干戈載戢譬以禍福實賴臣弼於皇　仁祖善繼善述未幾元昊在西復恃謀臣勇將連年討伐邊民既困國用亦乏厥後智高忽爾猖獗南嶺東西擾擾數月以時討平狄青之力　靖康之難言之汗浹　二帝北巡狼窠

熊羆沙漠萬里風霜冽冽胡塵撲面驚弦慘骨　國祚苦
旒孰任其責賴有　高宗克紹前烈勿遽渡江心膽欲折
皇天降監風濤安帖所至成市暫都于浙顏亮凶談震撼
六合投箠來石意謂無地　幸而倒戈自取夷滅　壽皇履
位求賢如渴崇事　高宗孝心尤切二十八載終始無缺
高宗上仙哀號哽咽四方來觀其容慘怛王業艱難坦
然明白　今王嗣位祖宗是則無湎于酒無沈于色色能
荒人之心酒能敗人之德　辛相為腹心以臺諫為耳目
以將帥為爪牙以尚書為喉舌登崇俊良斥退姦佞勿謂
天高常若對越勿謂民弱寬以關治忽勿俾禍起於蕭墻勿
使怨生於倉卒勿私賞以功公議勿私刑以罰國律勿侮
老成之人勿責無益之物勿妄費財勿妄興土木
之役勿謂嚬笑之微而昔天我知勿謂號令之嚴而莫我逆
盡孝乃明主之治論相乃人主之職聖言不可侮人心不
可咈頑耳乎公卿之言出於心乎帝王之術勿謂和議已成
而不慮乎遠圖勿謂大位已得而不恤乎小失當效禹下
寸陰是惜當效文王日昃不食勿效夏桀瑤臺瓊室勿效
商紂刳涉剖直如履薄冰深虞沒溺如馭六馬切虞奔軼
勿謂微過當絕芽孽勿謂小患當窒孔穴左右前後當用
賢哲王惟戒茲民罔不悅草茅作箴敢告司闕

耘齋銘　為刻中　任氏兄弟作

人生而靜動則有遷非物使之人心則然耳目鼻口實動

之權聖踐而聖賢治而賢稱不不生死夾不然甚活者人爲魚天淵敬而無失幸以周旋喜怒哀樂又何惡焉士之於學農之於田朝斯夕斯舍是奚安去其害苗則心之偏耘之又耘嘉種易指不計其收懼其不度不度不力悟我豐年工貴其久業吾其專凡爾君子相與勉旃

力齋銘 爲何聊之作

厥初生民必完其力力完於心乃見天則形顏分之與物交役若忘若遺弗育弗克語汝力乎明以內飭惡也則臭善如好色下學之功舉用其極此顏子所以欲罷不能而樊遲所以先難而後獲也

安齋銘

往則俱往來則俱來義苟精矣動靜必借心之度矣亦可懼哉天下雖大吾安厥齋

朱晦庵畫像贊

體備陽剛之純氣含喜怒之正粹面盎背吾不知其何樂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釣臺捺不住寫之雲臺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聽上帝之正令

辛稼軒畫像贊

眼光有稜足以照耿一世之豪背胛有負足以荷載四國之重出其豪末翻然震動不知鬚髮之既斑廉幾膽力之無恐呼而來麾而去無所逃天地之間撓弗濁澄弗清豈自爲將相之種故曰真鼠枉用真虎可以不用而用也者

所以為天寵也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十終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元世甥孫朱 閏 刊行

策

廷對

朕以涼菲承 壽皇付託之重夙夜祗翼思所以導
慈諫蹈明意著甚切至也臨政五年于茲而治不加
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之意未孚耶
士大夫風俗之倡也 朕所以勸勵其志者不為不
勤而偷惰之習猶未盡革獄民之大命也 朕所以
選任其官者不為不謹而寃濫之弊或未盡除意者

狃於常情則難變玩於虛文則弗畏乎且帝者之世
質和於朝物和於野俗固美矣然讒說殄行迺以為
慮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刑既措矣然怪終賊刑
必復加審何也得非薰陶訓厲自有旨歟今欲為士
者精白承德而趨向一于正為民者遷善家復而訟
訴歸于平名實於實而是非不能文其偽私滅於公
而慶惡莫可容其情節儉正直之誼與行於庶邑哀
矜審克之惠周浹於四方果何道以臻此乎大夫待
問久矣咸造在庭其為朕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
本凡可以同風俗清刑罰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條
陳之　朕將親覽

臣對　臣聞人主以厚處其身而不嘗以薄待天下之人
故人皆可以為堯舜而昔人謂其以己而觀之者天地之
性本同也夫天祐下民而作之君作之師礼樂刑政所以
董正天下而君之也仁義孝弟所以率先天下而為之師
也二者交修而並用則人心有正而無邪民命有直而無
枉治亂安危之所由以分也堯舜三代之治所以獨出於
前古者君道師道無一之或闕也後世之所謂明君賢主
於君道容有未盡而師道則遂廢矣夫天下之事孰有大
於人心之與民命者乎而其要則在夫一人之心也人心
無所一民命無所措而欲論古今沿革之宜究兵財出入
之數必求尽治亂安危之變是無其地而求種芸之必生

也天下安有是理哉臣恭惟皇帝陛下謙恭求治常若不及深念夫人心之不易正而民命之未易生全也進臣等布衣於廷而賜以聖問曰朕以涼菲承壽皇付託之重夙夜祗翼思所以遵慈謨蹈明憲者甚切至也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蓋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慮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哉而聖問又曰臨政五年于茲而治不加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之意未孚耶臣於是知陛下求治若不及之心如天之運而不已也臣聞為政三年百姓以仁遂焉推其本原則曰克儉克勤不自滿假而已不時和歲豐邊鄙不聳亦幾古之所謂小康者陛下猶察其治之不加進澤之不加廣而欲其所謂教化之實號令之意者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人命之未易生全也臣請為陛下誦君道師道以副一下求治不已之心焉夫所謂教化之實則不可以頰舌勤之矣仁義孝悌以盡人君之所謂師道可也所謂號令之意則不可以權力而驅之矣禮樂刑政以盡人君之所謂君道可也夫天下之學不能以相一而一道德以同同俗者乃五皇極之事也極曰皇而皇居五者非九五之位則不能以建極也以大公至正之道而察天下之不協極不能惟于咎者悉比而同之此豈一人

之私意小智乎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以會天下於有極而已吾夫子列四科而則德行於言語政事文學者天下之長俱得而自進於極也然而德行先之者天下之學固由是以出也周官之儒以道得民師以賢得民亦以當得民之二條耳而二十二年來道德性命之學一興而文章政事幾於盡廢其說既倡而有志之士蓋嘗患苦之矣十年之間羣起而沮抑之不能止其偏去其偽而天下之賢者先廢而不用旁觀者亦為之發憤以昌言則人心何由而正乎臣願陛下明明道以臨天下仁義孝弟交發而示之盡收天下之人才反知小大各見諸用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無一之或廢而世道常居其先蕩蕩乎與天下共由於斯道則聖人所謂王大夫風俗之倡也朕所以勸勵其志者不為不勤而偷惰猶不盡革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皇極為名而取其偷惰者而用之以陰消天下之賢者則風俗日以偷而天下之事亦矣天天下之情不能以自盡而執八柄以取臣民者乃六三德之事也疆弱異勢而隨時弛張者人主所以獨運陶鈞而退藏於密者也用王食不可同之勢而察威福之有害于家凶于國者悉取而執之此豈臣下之所得而藝用乎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以期刑法之適平而已吾夫子為當司寇民有犯孝道者不忍置諸刑其說以為教之不至則未肅以殺而少正卯則七日而誅之蓋動搖吾民不可一朝居也周官之刑平國

用中典盖不欲自為輕重耳而二三十年來罪至死者不
問其情而皆附法以嚴往往多至於幸生其事既偏而平
心之人皆不以為然矣數年以來典刑之官遂以殺為能
雖可生者亦傅以死而廟堂或以為公而盡從之使奏
讞之典反以濟一時之私意而民命何從而全乎臣願
陛下盡君道以幸天下禮樂刑政並出而用之凡天下奏
讞之事長案碎款盡使上諸刑寺其情之疑輕者駁就寬
典至其無可出而後止此極刑皆據案以折之不得自為輕
重則聖問所謂獄吏之大命也朕所以選任其官者不
為不謹而完獄之繫亦不盡除始將不足厚矣若使以福
威在已而欲一日盡去之安得人之公意而不可信而法

能自保其無私乎不如什之
又曰意者狃於常情則雖一切於虛文則弗畏乎臣以為
人主以理處其身而未嘗以法待天下之人安有吾身之
既至而天下之終不可化者乎臣願　陛下明師道君道
以先之而已此所謂教化之實者也臣伏讀聖
策曰且帝者之世賢和於朝而和於野俗固美矣然說說
殄行廸以為慮庶有以見
昔者堯舜以師道臨天下苟以教之者無所不用其至
矣而說之橫入於人心者謂之說說行之高出於人心者
謂之殄行人心之危說有以興入之則受矣行有以高出
之則伏矣此所謂震驚而喜

可以為有準也　聖問
之猶有準也

宮使王命民言長出迭入而
一矣及周之衰天下之學象
謂讒說殄行者一變而為鄉
流俗天下之學既不能以相
蓋深畏之以其不得已堯舜之
原甚於堯舜之畏讒說殄行
聖策曰盡衣冠異音服而
必使加審何也臣有以
也方堯舜以君道正天下
其有生矣而皐陶出刑以
法於契之教伯夷之禮天

可以同歸于道而天下之學
起肆出不能復下而向之所
然務以浸潤於人心自納於
一而其勢不屈而自歸孔孟
其所當有也願　陛下畏鄉
人心之正有自矣臣伏讀
不犯刑既指矣然帖終戒刑
陛下深知民命之未易生全
平水土稷降播種民固已樂
之從其不可也之塗使得復
人皆知為善俊契之功而

卑陶之所以入於人心者
下者刑一事而已矣寬簡之勝於
厲也其功皆可言而皐陶不言之
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皆災
教刑又如此情之輕者
者恭此皆出之矣其所謂
下之為刑者能幾人後世之
繇　陛下考堯舜之所以輕刑之
而　聖策又曰但得非皐陶訓厲自
為　陛下言之者尚盡師
訓厲不是亡天堯舜之

邪也後世之為天
之混學之勝於
刑既廢矣夫鞭作官
終賊刑官刑既如彼
以者釋以令凡可出
其不可出者也天
得如堯舜之世者也
民命之全可必矣
激臣之所以反復
其中苟盡君道則
豈能出乎道之外

哉仁義孝悌禮樂刑政此皆其物也臣讀聖策曰今欲
爲士者精白其德而趨向一于正爲公者遷善遠罪而訟
訴歸于平臣有以見陛下之未學薄待天下之人也
彼亦何恐以此類目爲哉而聖策又曰名實於實而是
非不能以其偽私藏於公而愛惡莫可容其情則聖意
不免於小疑矣然而天下之學貴乎止天下之情貴乎平
其終固未嘗不歸於學也夫今日之心正在夫名實是非
之未辨公私愛惡之未明其分繼至於石子小人之分猶未
定也伊尹論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非道其說近矣而漢之公水其
必其言未嘗不順人心而乎也子論國人皆曰賢
必察其賢而後用之國人皆曰可殺必察其可殺而
後殺之其說密於伊尹矣而爲人上者何從而得國人之
論也凡今之進言於陛下以爲公哉陛下亦嘗察其賢
人之分量有限其心未能舉無私也小人乘
間而肆言以爲公力以爲道陛下亦不能不惑之矣
遂欲兩仔之以爲平素猶無同器之理也名實是非當
日以淆而公私愛惡未知所定何望夫風俗之正而刑罰
之清哉陛下見其賢而[illegible]之舉動之小偏則勿行而已
尊君臣固當相與如一軀[illegible]何至存肆譏之人以恐懼其
心志而徊徨其進退哉陛下苟能明辨名實是非之所

在公私愛惡之所歸則治國安危於是乎分而天下之大
計略定矣風俗固不期而正刑罰固不期而清也清白承
德遷善遠罪直其細耳而王業又曰節儉正直之誼興
行於庶位哀矜審允之惠周洽於四方果何道以臻此其
要在於辨名實是非之所在公私愛惡之所歸其道則以
一人之身而已 陛下三載一
[illegible]處其身而不當以薄待天[illegible]之人而已 陛下
[illegible]多士宜若以踵故事也宜[illegible]口以為文具也草茅亦以故
[illegible]世之以文具為之過[illegible]一位[illegible]則異時[illegible]重祿 陛下
[illegible]待[illegible]之人 陛下[illegible]其[illegible]而草茅取其實此[illegible]國之
[illegible]所[illegible]詔[illegible]人心以[illegible]國不[illegible]民命以[illegible]時國脉二帝三王
[illegible]所[illegible]先[illegible]也 陛下[illegible]士則[illegible]不[illegible]郵夷之矣[illegible]

天下後業臣等曰人人持[illegible]問之矣咸[illegible]任[illegible]其[illegible]服[illegible]
[illegible]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風俗清刑罰成素和之
效者悉意而將陳之服膺[illegible]覽[illegible]有以見 陛下必欲正
人心全民命以盡君師之道而自達於二帝三王之治而
後已顧臣何人豈足以奉大對哉 竊觀 陛下以厚處其
身而未嘗薄待天下之人既得其人心全民命之本矣而
猶欲臣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夫以厚處身之道出乎有
窮或使天下無一人之有疑焉者也 陛下之 聖孝雖
曾閔不過而定省之小奪於事則人得以疑之矣 陛下
之即日如故而疑者不愧其望 陛下之以厚自處為無
已也 陛下之英斷自天不借左右以辭逸而庶置天下

之不常則人得以疑之矣　陛下之終無所假而疑者亦不愧其望　陛下之以厚自處爲無已也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而九五之需于飲食者待時以有爲當於此乎需也以　陛下之聖明而有樂乎此哉然而人心不能無疑已明兩作而大人以繼明照四方而六五之出涕沱若戚嗟若兩明照臨心自夫而不敢以敬体也豈以　陛下之英武而崇稽於此哉然而人心不能無疑也臣願聖孝日加於一日英斷常出於一時審精明於宴安之間起公忠於讜論之際使天下無一人之有疑而陛下終爲堂奇堂繼之而述事則古今之宜莫便於此治化之本莫越於此問祖宗以來人心[illegible]而全民命而明效大驗可以爲一代世無窮之法其本則止於厚處其身而已詩不云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而子思亦曰純亦不已夫以厚處其身豈有窮哉臣昧死謹

上愚對

國子

國家之本末源流大臣之所講畫而士大夫之所共守也公卿大夫之本末源流子弟之所習聞而建官設學之所教詔也夫天下之賢才豈固不若公卿大夫之子弟哉國中之學不以及天下之士者國家之本末源流非可以人人而告語之也集天下之士而會之京師非所以養其重厚質實之意也公天下之學養天下之士爲之規矩準繩

命有司而賓興之豈將以銷天下豪傑之心哉天下而有豪傑特立之士卓然不待教詔而知國家之本末源流者彼固不能自揜於賓興之際矣猶將養其望實以待天下之既孚然後幸而加諸上位先王之所以處天下之士固已無負矣而公卿大夫之子弟近在王朝之左右者吾既尊礼其父兄而衆庶共見矣其子弟猶吾之子弟也使之共處而教之大司樂與其屬以樂而和平其心成德達財之道也師氏天子之所以長善而救失者則又以中失之事而語國之子弟其於國家之本末源流固已如身嘗而親歷之矣故其適子往往可以繼世為卿而諸子之官又集其無子而教之以道德肅之以威令平居則考其藝能緩急則部以軍法凡在王朝之左右者無非可用之才也教其子弟而吾自用之非若漢法待其父兄任以為郎也雖重嫡以節其餘又豈能禁其異時不舉任之哉東漢之置五經師以教四姓小族唐分四學以官品而教其子弟蓋亦足以加惠於公卿士大夫矣教養之無法而時變之易移終亦不免假四方游士以為盛也東漢之衰不足道矣而唐之盛時已如此奈之何其變之不亟哉　本朝監學之法雖參以天下之士而於國子加厚矣蓋憂礼存羊以有待也呂晚公號為傑然有識之士不知舉先王教養國子之法而欲於階官加左右二字以勉勵之不究其本而齊其末待以啓後來之紛紛也今　朝廷之選用固

已無問於文武若夫補矣因其父兄之所任冀其自學而
任使之而教學之法闕然不聞故雖不學而從政者舉世
安之而不以為異尚烏望其者熟　國家之本末源流哉
然國子猶置博士正録則其文之一二猶存也今以場屋
一時之弊將使國子若待補者試之別頭則其文從此盡
廢矣況未能復其實而忽棄其文乎　上方以山林之士
不能昌知　國家之本末徒為紛紛以亂人聽而有意於
國之子弟於斯時也而舉先王教養國子之法奚慮不行
況其一二之言之文豈可以其一時之弊而遂廢之哉士大
夫之嘱託其子弟　太祖皇帝之所以警陶穀者尚可覆
也何至倉卒變法而類若亡凡乎集天下之士而養之京
師非民法也人情之既安者未可改也太學之加厚於國
子猶美意也天理之不可無者獨可輕變乎草茅之論不
敢以私而害公執事不可以公而自嫌於私也其為今日
卒言之

傳注

昔者孔子適周而觀禮上世帝王之書蓋亦無所不睹矣
包犧氏神農氏黃帝氏始開天地而建人極其大者固已
為百王之所不可廢而風俗之尚朴淳厚之尚簡也故其
書不可存而存其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而易之
書則天地古今之變備矣帝堯始因時立制可以為萬世
法程而百王之綱理世變者自是而愈詳故裁而為書三

代損益之變後世聖人將有考焉而夏商之書杞宋特不足證於是始定周禮又參考周家風俗之盛衰與其列國離合之變刪而為詩其於周可謂詳矣又取累聖之所以宣天地之和者列為樂書而又傷春秋之變遂不可為也齊威晉文之伯首變二代之故而天地之大經從此廢矣聖人之所以通百代之變者一切著之春秋六經作而天人之際其始終可考矣此聖人之志也而王仲淹實知之九師三傳齊韓毛鄭大戴小戴與夫伏生孔安國之徒其於六經之文寫年累歲不遺餘力矣師友相傳考訂是非不任胷臆矣而聖人作經之大旨則非數子之所能知也天下而未有豪傑特起之士則世之言經者豈能出數子之外哉出數子之外者任胷臆而侮聖言者也彼其說之有源流也歷盛衰之變也合前後之智也於聖人之大者猶有遺也納天下之學者於規矩之內吾未見其舍注疏而遽能使其心術之有所止也當漢唐之盛時學者皆重厚質實而不為浮躁儇淺之行彼其源流有自來矣 祖宗之初不以文字卑陋為當變而以人心無所底止為可憂故天下之士惟知誦先儒之說以為據依而不自知其文之陋也是以重厚質實之風往往或過於漢唐盛時其後景祐慶曆之間歐陽公首變五代卑陋之文奮然有獨抱遺經以究終始之意終不敢捨先儒之說而猶惓惓於其義蓋其源流未遠也嘉祐以後文日盛而此風少衰矣

極而至於熙豐之尚同猶未若今日之放意肆忘以侮玩
聖言也聖人作經之大旨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知而纖
悉曲折之際則注疏亦詳矣何所見而忽略其源流而不
論乎無怪乎人心之日偷而風俗之日薄也然考之三
朝未嘗立法也而天下之學者知以注疏為重則人心之
向背顧上之人如何耳夫取果於未熟與取之於既熟相
去旬日之間而其味遠矣將以厚天下孝者之心術而先
啓其紛紛則又執事之所當慮也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
豈忠厚者之論乎盍亦思所以先之

江河淮汴

自鴻荒以至于堯天下之水未有所歸也故洪水之患特
甚堯獨有憂之當是時天下之患治水者未有過於鯀者
也四嶽舉之堯不敢以其方命圮族而置之昔者三載嘗
考績矣其道可一水築一渠蓋亦未嘗不得其便利也惟其
不能以公天下之心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而相其
所趨故雖有一水一渠之功而三載之間會衆流以課之
則終於無成而已故曰鯀湮洪水汩陳其五行及禹以公
天下之心而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而相其所趨水
之大者莫如河使天下之水有所歸而河亦安流而入於
海其導河之功力為不少矣大要行其所無事也故歷三
代而河不為患自齊威公利河之地以居民而強其國而
河始失其故道矣禹於衆澤之下嘗引河流以注東南而

通淮泗蓋其脈脈猶未盛也自秦決浚儀以灌大梁而并天下而河水始分流矣漢承齊秦之後而受河之患為尤劇蓋必有禹之遺智而後可以治當時之水然其議巨之講求若東流北流之說賈生歸生之論雖或足以為一時之便利揆之古義是皆汩陳其五行者也烏足以動天而回河乎及永平之間河流既塞始築水渠而又修浚儀渠焉其後隋大業中大開通濟之渠而河水逆于淮泗者始安流而無礙是以東南轉輸相繼而上 本朝都陳留而宿重兵以為固其資東南之粟者不知其幾千萬石故置發運使以漕之而浚渠之功為不細矣故 本朝受河之患無以異於漢而受水渠之利則自漢以來未之有也豈水無常勢而亦因時以為利害乎今水渠已塞矣異時版圖之復其言河者豈可復以往事論其亦以公天下之心而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大以相其所趨則必有以處之矣

度量權衡

昔伏羲氏始畫八卦因象以明理雖天地之正數而未嘗以語人也制器者尚其象而豈數之云乎象一示而數存乎其間矣當是時風氣未開人物尚朴觀象之妙蓋不必推數而後知也故言數者歸之律歷之學而更關羣聖皆以觀象為窮天地之蘊雖孔氏既知之矣而不以為常言也漢至建元元狩之間而數家之學始盛其說以為數始

於一成於三三而積之得八十一而黃鍾之律生焉度起於黃鍾之長者也量起於黃鍾之龠者也權起於黃鍾之重者也演而為歷權而尚象合而為春秋三統四時列而為皇極三德五事以五乘十而為大衍之數道數之宗也而道據其一所以別道於數也數固四者之宗也而列而為五所以偶數於器也苟非道以主之則天下之數何能生生而不窮天下之器何能分別而為用言數而不知道者真星官曆翁之學耳寸極於九以為黃鍾之管三微成著以別度之分上三下二以示量之狀計為十八以極權之數是皆數也而有理焉數可演而理亦可闡也洛下閎諸人推其數楊子雲獨因其數而闡其理類師古之釋釋數耳不明其理而釋其數庸詎知其數之果不悖乎學者當於太玄而求之先儒以為五十有五乃天地之正數陰無一陽無十陰縮陽盈觀或乘或除以盡數之變數參天兩地而倚數定非數之正而所以盡其變也律生而為度量權衡制器以盡天下之變是豈何必常法而論其相生相成之義乎姑以謝問而已

銓選資格

有察舉而後有銓選銓選而後有資格天下之變日趨於下而天下之法日趨於詳也方漢魏之察舉也豈以銓選為可行哉察舉之不免於私則亦嚴其課試之法而已矣課試之有法而其弊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選之歸

於吏部周其勢之所必至也及隋唐之銓選也豈以資格為可用哉銓選之不必於弊則亦謹其注授之時而已矣注授之有時而其變不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曹之有資格亦其勢之所必至也然銓選既行而人往往以察舉為無用之虛名今人浸不如古故銓選猶不堪其弊而欲慕於古而冀得人之盛是適之使為私耳向也為漢魏之時法而今為虛名銓選有定制則其說豈易入乎然魏元帝沈既濟之徒思救銓選之弊則惓惓於郡縣之察舉矣論之以幸一旦之可復天下方病銓選之不定而將趨於資格亦何有於察舉哉論雖不行而識者高之蓋天下之變可回而不可徇也為資格既用而人往往以銓選為難守法令人浸不如古故資格亦弊以盡防而欲舉難守之弊法以漸復前代而請古道之有望是開之使無法耳也為隋唐之盛典而今為弊法資格有定守則其說豈忽入乎然慶曆間范富諸公思救磨勘薦舉之弊欲去舊門以不次用人而柰百吏之情天下方病資格之未詳而趨於成例亦何有於銓選哉事雖隨廢而論者惜之亦以天下之變可回而不可徇也然則銓曹資格之弊自變以來固已患之矣其後熙寧間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去天下之官其徇名責實固已光矣 祖宗之舊而加詳焉及夫徇名輕動也然其資格尚仍 祖宗而元祐諸臣之所不敢

責實之意既衰而資格之弊如故凡其大臣之所講畫議
臣之所論奏往往因弊亦變法而未必盡究其立法之初意
法愈詳而弊愈極積而至于今日而錙銖資格之法其弊
不可勝言矣此所以上勤
聖天子宵旰之慮而執事亦
將進諸生而教之也夫人情不易盡而法之不足恃也久
矣然上下之間每以法為恃者樂其有準繩也以為舉言取
人人或以虛誕應之而舉直以文移為據耳天下寧困
於薦舉而終以為名譽之風不可長者所恃在法也以績
效取人人或以浮偽應之而年勞直以日月為功耳天下
寧困於年勞而終以為資歷效之實不可信者所恃在法也
天下方以法為恃而欲變法以任人此雖堯舜不能一日

而移天下之心也將一意一心求之於法則今日之法亦詳
矣聖上徇名責實常以洞光照臨羣下留意民事尤以
郡縣為重而其弊猶若此則人情果不易盡而法果不足
恃歟夫廣嘉祐世之名常患法之不變也及熙寧元
豐之際則又以變法為患如兩蘇兄弟之習於論事亦
不過與其於嘉祐之制無而持重於熙寧之奏議轉手之
間而兩論立異為雖自以為事關朝廷將使其君何所執以
為據依哉獨張安道始終以祖舊事為言不以兩朝
而易其心使人主能論求太平法之初意則必因時而知
所處矣藝祖承五代薦
故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
之禍能使之拱手以趨約束
易財歸於漕司矣各歸於郡

而士自一命以上雖郡縣官屬之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始一矣此其圖回天下之大略而非專特資格以為重也當是時宰相得以進退百官而吏部尚以身言書判為試則猶仍銓選之舊也取人猶採名望而薦舉任用磨勘遷轉猶未有定法凡一故使天下之勢在我而已故朝廷尊嚴大臣銓重而天下之士不以進取為能不以利口為賢歷一朝而士之論時政是非利害者百不一二也豈不盛哉今吏部之格日繁而銓選之為虛文久矣廟堂方以資格從事下人輕上爵小臣與大言則其徇徇苟求浮偽偷惰之風不當尚求之法也愚不敏不敢輒論時政顧方今而思藝祖當資格之時而謂銓選之可復亦徒以謝明問而已

四弊

古者官民一家也農商一事也上下相通有無相通民病則求之官國病則資諸民商賠農而立農賴商而行求以相補而非求以相病則良法美意何嘗一日不行於天下哉周官以司稼出斂法旅師頒興積廩人數邦用合方通則利此其事甚切而其職甚微所宜曲為之防而周家則一切付之使得以行其意而舉其職農有四體通其有無官民農商各安其所一無紊其生夫是以為至治之極而非徒特法以為防也後世官與民不復相知農與商不復相資以為用求以自利而不論其相病故官常以民為難治

民常以官為厲已農商聘聘相視以廣其能斷而已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為哉故朝廷立法日以密而士大夫論其利害日以詳然終無補於事者上下不復相恤也嗟夫此其來豈一日之積哉郡縣困匱而其弊日又甚矣租入加耗之無筭義倉支移之不時利和糴之贏取力勝之利法禁非不嚴論議非不切而郡縣怪者不聞而行之者當然者天下之官宜無一人有志於民哉　聖天子深憂而屢勤於上夫亦何為哉為此而郡縣之用賴此僅足和糴夫使官兵一切不論而獨存大倉於斯民自大實為國或其之而況其官吏農商聘聘相視之時乎夫亦其本而已矣郡縣略所從容而後示以官民指迷之義不待大費為之法而猶可濟也不然則上有其意下無其實四環四顧細如蠶脂終於相蒙而又何詳於今世者也而治道之一不知時變之不究其說雖若可聽其事雖若可行原始要終而卒歸於無用譬如枝撐弊屋而不救於一日之摧不知之變先後參酌之宜講究而本源法制之根抵增損盈虛之變先後參酌之宜講究而推行之使天下之財日以裕郡縣之用日以足則區區四弊一郡官之責耳何足以煩議臣之講論推究與夫朝廷之文書約束而明問復以下詢哉張文定公以為祥符以來萬事隨弊弛務為姑息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迁補之法既壞而任將恭兵皆非舊國用既窘而政

出一切大商姦民乘時射利而荼鹽香礬之法亂矣其後
神宗皇帝獨留意於租賦之入郡縣之藏而常平義倉之
法尤為詳備元符以後支收之借用不復舊典而
神宗之
法又壞矣渡江以來於財計之遠者大者猶有遺恨士大
夫置而不攷而獨四弊之是言乎方將從執事問其本末
而未暇也

變文法

古人重於變法而變文猶非所急也天下之士豈不
欲自為文哉舉天下之文皆指其不然則人各有心不
必以吾言為然也然不然之言交發並至而論者始紛
紛矣之論既興則一人之力決不能以勝衆多之口

古人所以重變法而尤重於變文也然則文之弊終不可
變乎均是變也審所先後而已矣夫文弊之極自古豈有
踰於五代之際哉卑陋萎弱其可厭甚矣 藝祖一興而
恢廓磊落不事文墨以張起天下之士氣而科舉之文一
切聽其所自為有司以一時人度律而取之未嘗變其格
也其後柳仲塗以富世大儒從事古學卒不能麾天下以
從己及楊大年劉子儀因其格而加以瑰奇精巧則天下
靡然從之謂之崑体穆脩張景專以古文相高而不為駢
儷之語則亦不過與蘇子美兄弟唱和於寂寞之濱而已
故天聖間 朝廷蓋知厭之而天下之士亦終未能從也
其後歐陽公與尹師魯之徒古學既盛 祖宗之涵養天

下至是蓋七八十年矣故慶曆間天子慨然下詔書風厲學者以近古天下之士亦翕然丕變以稱　上意於是胡翼之孫復石介以經術來居太學而李泰伯梅堯臣輩又以文墨議論游泳於其中而士始得師矣當是時學校未有課試之法也士之來者至棲屋以居而不倦太學之盛蓋極於此矣衆士氣方奮之際雖取三代兩漢之文立為科舉取士之格奚患其不從此則變文之時也　藝祖固已洞知其如此矣然當時諸公變其体而不變其格出入乎文史而不本之以經術學校課士之法又往往失之太略此王文公所以得乘間而行其說於熙寧也經述造士之意非不美而新學字說何為者哉學校課試之法非不

[illegible]而月書季考何為者哉當是時士之通於經術者神宗作成之功而非盡出於法也及司馬溫公起相元祐盡復祖宗之故而不能參以熙寧經術造士之意取其學校課試之大略徒取快於一時而已則夫士之工於詞章者皆祖宗涵養之餘而非必盡出於法也紹聖元符以後號為紹述熙豐亦非復其舊矣士皆膚淺於經而爛熟於文其間可勝道哉中興以來參以詩賦經術以涵養天下之士氣又立太學以聳動四方之觀聽故士之有文章者德行者深於經理者明於古今者莫不各得以自奮蓋亦可謂盛矣然心志既舒則易以縱弛議論無擇則易以浮淺凡其弊有如明問所云者固其勢之所必至也議者思所

以變之其意非不美矣而其事則藝祖之所難而嘉祐之所未及也夫三年課試之文四方揚搉之所係此豈可以一朝而變乎然學校之士於經則敢為異說而不疑於文則肆為浮論而不顧其源漸不可長此則長貳之責而主文衡者當示以好惡而不在法也昔慶曆有胡翼之學法熙寧有王文公學法元祐有程正叔學法今當請諸朝廷參取而用之不專於月書季考以作成大學之士以為四方之表儀則祖宗之舊可以漸復豈必慮變其格以驚動之哉古人稟名法而不畏於變文則必有深意矣不識敢事以為如何

制舉

設科以取士而制舉所以科之士法夫決科之士法天下豈必皆常才而非常之士亦或在焉中矣獨制舉得以擅其名者豈古之賢君其待天下之士如是其薄哉彼其以一身臨王公士民之上其於天下故當懼其有遺也自公卿等而下之以至於郡縣之小吏科目之一上天下各得以其言自通然猶懼其有懷之一盡也設為制舉以詔山林朴直之士使之極言當世之以非常之才彼其受是名也宜何以自異於[illegible]亦將者[illegible]其蘊凡天下之所不敢言者一切為吾君言之以報其[illegible]常之知焉然後人主可以盡聞其所不[illegible]四恐懼修省以無負天下之望則古之賢君為是設科以[illegible]非常之才者

求言之意可謂切矣豈徒為是區別而已哉五季之際天下之才甚矣　藝祖一興而設制科以來者至使草澤得以自舉而不中第者猶命之以官以　藝祖之規模恢廓固非飾法度以事美觀誠得夫士今者設制科之本意而求言之心不勝其汲汲也雖當時才智之士其所見不能有補於　聖明歷　太宗　真宗而　濟養天下之日既久及天聖間　仁宗再復制科而富韓公首應焉其後異人輩出　仁宗既用以自輔而其餘士猶為三代子孫之用及慶曆之初孔文仲呂陶猶能極論新法以伸天下敢言之氣雖制科卒以此罷　藝祖之初模宏廓其所庇賴後人多矣而　仁宗實當其盛時也　元祐既復之而紹聖以後又罷之及　上皇中興首設制舉以行　藝祖之志而士病於記問莫有應者肆我　上切於求言而略其記問士始奮然以應上之求其於國家之大略當世之大計人之所不敢言而　上之虛佇以待者固將無所不聞矣而執事方以董仲舒劉蕡所對之緩急而論者皆有遺憾發於問目豈將酌其中以警夫非常之士邪夫言之難也久矣要之以其君為心則其言之緩急無不當於時也漢武帝英明願治之主也負其雄大略欲挈還三代之盛而漢家制度之變亦其時矣仲舒以為漢雜伯道以維持未安之天下天下既安而教化循未純也勸帝以更化而更革之際豈可任意而為之哉　人相與之際甚可畏

故緩其言使武帝寄徐容與因天下所同欲而更其所當
先者豈敢以一臺奮厲之氣而激武帝之雄心哉仲舒之
言雖緩而實切於時者以武帝為心也夫豈計其合不合
哉異時固已甘心於膠西矣唐文宗本儉少決之主也乘
主威不振之後欲有所為而輒復畏縮而北司之患至是
蓋亦極矣黃以為蕭宗代宗德宗失
臣子不可一朝安也初聲其罪而
可以陰謀而自陷於不直哉社稷之計非小故故黃急
其言使文宗奮厲果敢因天下所同欲而易致如反手豈
敢徐步緩圖以待文宗之自悟哉黃之言雖急而實出於
時者以文宗為急也夫豈計其第不第不哉彼其先世固宜

矣而根文宗之不二見論者病其一切之不切而答黃之
疏直是殆未知其心耳夫當世之務多矣必其以君為
心然後其言之緩急當於時言之緩急當於時而後不負
於國家非常之求哉

子房賢生孔明魏徵何以字異端

異端之學何所從起乎起於上古之洞略而成於春秋戰
國之君子傷周制之過詳憂世變之難捄各以已見而求
聖人之道得其一說附之古而崛起於今者也老莊為黃
帝之道許行為神農之言墨氏祖於禹而申韓又祖於道
德其初豈自以為異端之學哉原始要終而卒背於聖人
之道故名曰異端而不可學也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

與天資既高目力自異得一書而遇之其穎脫獨見之地不能逃而背矣之所亦不能以惑也得其穎脫而不惑乎背矣一旦出而見於設施如兎之脫如鶻之擊成天下之駿功而莫能禦之者此豈有得於異端之學哉其說有以觸吾之機耳使聖人之道未散六經之學尚明極其天資目力之所至伏而讀其書以俟一世英之當掩後世之名臣而奪之氣而與三代之賢士隆矣子房孔明蓋庶幾乎此者也賈生不得自盡於漢而魏徵有以自見於唐亦惟其所遭耳子房為高帝謀臣以容一發動中機會而嘗超然於事物之外此豈把下兵之所有哉孔明苟全於危世不求聞達三顧後起而幾漢事每以天人之際為难知管樂功利之學蓋未嘗造此室也天資之高目力之異卓然有會於胷中必有因而發耳賈生於漢道初成之際經營講畫不遺餘慮推而達之於仁義礼樂無所不可申韓之書自發其經世之志耳魏徵於太宗求治如不及之時從容論議有過必救有善必達雖礼樂之末暇而治体蓋亦略盡縱横之學直發其遇合之機耳豪傑之士天資之高目力之異未可以一書而律之也嗟夫使聖人之道未散六經之學尚明而皆得以馳騁於孔氏之門由賜游夏下足進也昔者聖人歷觀上古之書商周之典礼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歎其前定不足為法而傷其後之不可復知所以塞異端之原而使其流之無以復開也而

春秋戰國之君子卒取唐虞以上不足存之說以馳騖於世則孔子之慮誠遠矣然而詩書執礼乃孔子之所雅言日與羣弟子共之者而易春秋不與焉何以發豪傑不羣之志哉子路以為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則溺排而力斥之以為非教人之常也宜其傑天下豪傑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乃上許管仲以一正天下之仁下許顏子以四代之礼樂是殆其他未有以當孔氏之心耳賈生魏徵可也吾是以三歎於子房孔明焉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獨名於漢唐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聖賢之生亦有定理而吾至相遭亦有定數吾是以知天人之唯人數

至於吾夫子有扶天下之道有以正四代礼樂之志而時君方騖於功利有道不合有志不遭而徒能歎鳳鳥之不至周公之不復夢見而定理之不應定數之不驗孟子所以復歎其未有疏於此時而傷其數之過知天下息肩之日尚遠而聖賢相遭之期猶未也時日愈疏世變愈下使其相遭則若非昔者之君臣非昔者之臣徒以當方來之數而無復三代之盛矣孟子之歎蓋歎此也自漢而言之則蕭曹之遇高祖丙魏之遇宣帝蓋可謂漢家遇合之盛矣自唐而言之則房杜之遇太宗姚宋之遇明皇亦可謂唐家遇合之盛矣其一時君臣之遇合足以扶斯世而蘇生民賠謀方來而光映前古其所謀謨成就後世皆莫之先

也而卒有慨於三代豈其期運不接源流不繼而天人之際至难合歟何治道之遂踈闊也周室之衰以迄于秦天下之亂極矣斯民不知有生之為樂而悉於一日之安也高祖君臣獨知之三章之約以與天下更始禁網踈闊使當時之人闢步高談無危惧之心雖礼文多闕而德化生民矣曹參以清淨而繼畫一之歌此其君臣遇合之盛無一念之不在斯民也魏相之奉天時行故事而吉凶之不務苛碎不求快意以供奉宣帝寬大之政亦不負君臣之遇合矣唐承隋舊其去隋文安平之日未遠天下不能無望於紀綱制度之舉而致治之隆也太宗君臣獨知之興作植僵以六典正官以進士取人以租庸調任民以府衛立兵錄禮樂未詳而天下之廢略舉矣房杜謀斷相先而卒與其濟斯義此其君臣遇合之盛亦無一念之不在斯民也姚崇之遇事立斷宋璟之守正不阿以共成明皇開元之治亦不負君臣之遇合矣自漢唐以來雖聖人不作而賢豪接踵於世有如賈生之通達國體董生之淵源一道欲揭其君於三代之隆其君亦既知之而卒於不遇而第五倫李固之徒亦班班自見於東都而無復君臣遇合之盛亦可為漢家之時人事之难矣有如陸贄之論諫仁義李泌之惓惓古制欲使其君為不世出之主其君亦嘗用之而終於不盡而杜黃裳裴度之徒亦各有以自見於世而無復君臣遇合之盛亦可為唐家天時人事之难矣夫

君臣之相遭蓋天人之相合而一代之盛際也此豈可常之事哉盍於易否泰之象而玩之乎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九世孫朱潤刊

三國紀年

序

自言契之興代有注記後聖有作而言動之記分矣自當時之諸侯國各有史一言一動罔不畢載故四方之志外史掌之天子之言動天下之幾也諸侯之言動一国之幾也合諸侯之言動亦足以觀天下之變焉有源有流不可遺也昔者孔子適周觀礼晚而有述焉上古之初不可詳已著其變之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至於書斷自

唐虞之是其深切著明皆為百篇蓋嘗欲備三代損益之礼以待後聖是故之杞之宋而典礼無復存者故孔子褒歎之周封二王之後使各修先代之礼物庶幾後世有攷焉夫豈知其至此極哉於是始定周礼又删取周家之詩以具其興亡而列国之風化繫焉蓋後古書之存者無所復用矣初周室東迁而霸道興當孔子時天下邦君猶知有王而弗克事也故孔子有東周之志焉蓋周之宗国也孔子嘗三得其幾矣魯用天下之礼樂非周公之心也蓋孔子欲率而还周而不克三都之不便於魯久矣大夫僭則家臣竊政樂與三家共隳之孟氏之不隳非孔子之憂也孔子之不用奈何其終哉陳恒弑其君告諸天子以及方伯而討之可以震動天下矣魯君不之听孔子傷其變之不可為也率其志而寓之春秋春秋事幾之衡石世變之砥柱也故春秋易之著者也百王於是取則焉漢興九十餘載司馬迁世為史官定論述之体為司馬氏史記其所存高矣出意任情不可法也史氏之失其源流自迁始矣故自麟止以來上下千五六百年其變何可勝道散諸天地之間学者自為紛紛矣夫善可為法惡可為戒文足以發其君子小人疑似之情治乱興衰之迹使來者有稽焉愈於無史矣豈可謂之法具於此哉先王君臣惓惓漢事之心庸可没乎魏氏之代漢也得其幾而不以其道變之大者也孫氏偃强江左自為一時之雄於是乎魏亦足以

正天下矣陳壽之志何取焉漢實有紀其体如傳條章不為書也詔號不為志也志曰漢畧悲其君臣之志也魏實代漢吾以法紀之魏之條章法度晉承之以有天下於是乎有書其詔若跡也有志其臣若子也有傳不閱事幾世變之大者不載一人之善惡不足載也吳與漢同彼是不嫌同條也志曰吳略著其自立已合漢魏吳而附之天下不可無正也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為三国紀年終焉嗚呼漢之有魏魏之有晉晉之有五胡讀吾書者可以知之矣

宗室　外戚　名儒　文士　近臣　刺史

宗令　名將　猛將　高士　列女

漢昭烈皇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諸子曰諸葛亮言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失一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稍歸蹉跌曹丕稱帝其君臣反復於天意人事之際亦可悲哉方漢帝以山陽公賓於魏或曰崩昭烈撫膺大慟始議舉大號尚書令刘巴長簿雅茂皆以為示天下不廣前部司馬費詩爭之左切其路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羇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易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已入關猶逡巡不敢當況今殿下未出門庭耶即烈以為非是左

遷詩部永昌從事

漢後主

陳子曰以後主之庸而處陰疑於陽之際泰然安之而不疑雖諸葛亮之足任要豈後世之所謂庸主哉亮死漢事不可為矣蔣琬費禕亦相繼殂謝漢氏之區區遺文猶不使之自託地上耶天命果可畏哉

諸葛亮

陳子曰初漢置御史大夫丞相一等其後有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往往以宦者為之成帝時始更用士人中興惟置三公而其堂閣實專國命矣昭烈在蜀以國政歸丞相世侍中中書令尚書令有所謂僕射與侍郎者更為輔佐

天子之官法諸葛亮以大公之道一整綱紀明白洞達民用其情方連歲出征而世之文未遑見卒是以條章多闕并失記注之失也論者稱其兵出之日大下震動而人心不憂死生成敗要何足論王者之不作人猶以為未統哉

龐統法正

陳子曰天下方亂劉表以同姓坐觀非望如怜〻漢事者取以駐足何名非義而況於劉璋乎當此時曹氏代漢之形成矣不取是厚其資也武王之代商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統正策士也發揚蹈厲之志非太公孰當之哉

關羽

陳子曰余論次羽事至于樊城等之軍之役未嘗不痛恨於

呂蒙也當是時成襄華夏許下之民負檐而立使羽捨樊襄陽乘銳兵徑進雖以曹公之雄豈能禁方張之勢哉兵推堅城之下而徐晃得行其忠心諸葛亮不可出蜀隴統法正之死天真無意於漢哉

魏武帝

陳子曰東漢之衰賢人君子相繼就戮桓灵於是乎不君矣魏武猶藉漢以令天下豈高光遺澤猶有存者耶法令不必盡酌之古要以必行無當時苦於無政久矣漢雖終禪而剪除異已不亦步步其子文帝有二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參之是時非過論也

魏文帝

陳子曰世以文帝論漢孝文為過賈誼非其失君人之度余讀其論至於欲使當時累息之民得闊步高談无危懼之心未嘗不為之三復也於是時吳蜀爭帝中国庶幾乎息肩矣是以在位七年而謚曰文也

魏明帝

陳子曰帝生數歲武帝甚異之曰我基於尔三世矣好學多識特留意法理口吃少言未嘗高論朝士鄙之數日獨與侍中刘曄終日款語曄出語人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其東西征伐大營宮室之意世矣要亦何嘗拒高堂生諸人之諫哉

齊王　高貴鄉公　當道高公　陳留王

陳子曰余論次魏之本紀睹其維持王室之計美曹爽顧
廷以當斯時平王姿以文侯王受制於司馬懿欲更立長君
其子廣獨曰凡事大事應本人情曹爽以驕奢失民何晏
虛華不治丁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
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而莫之從故
雖勢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失民故也
今懿情雖難言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植勝己修先朝
之政令以恤民為先父子兄弟並握兵柄未易亡也鄧於
是下可為矣

荀彧

陳子曰曹公有言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使充此言
不亦文若之心而天命將安所歸乎不待其定而開數百
千年盜賊之謀死固有輕於鴻毛者何至不容文若一言
乎齊威之心暴白於葵丘之會賴限於周制之不易裂耳
其初管仲豈不知之而不忍天下之為夷也介論次文若
事具有本末蓋明於天下之大勢而通古今之變者也世
徒以智計歸之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荀攸

陳子曰攸隱於智者也可以為智矣攸不能安董卓之禍
漢魏之際豈其心哉以文若之力因事以導之而卒不能
正也攸於是以智隱矣

賈詡程昱郭嘉董昭

陳子曰漢室再亂於賈詡終於董昭至於左右前後以成魏之霸業者皆嘉之謀為多而曹公尤痛惜嘉之死也

始詡察孝廉為郎以病免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已就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我死汝別理我段公而釋詡時太尉段熲盛我家必厚贖我氐不殺詡其外孫也詡之智人抵如此

鍾繇華歆王朗

陳子曰當曹公之末年天下無復為異者矣及文帝山陽之際雖朗等皆以為魏真受命也是以甘心相之而無愧色不然身為一時儒宗豈其無恥至此乎然則吳之自立其亦羞強人意也哉

陳登田疇

陳子曰登非自屈於曹公者其心在以為漢耳疇本以志義自免使登及疇皆將安所出乎以如是之資而使志士思避就之計豈不甚可惜哉

崔琰毛玠

陳子曰天下之厭亂久矣故曹公之興士無巨細咸趨而附之使其所天命之所歸二子之所以重魏者顧不多哉

袁渙

陳子曰此皆漢末守志行義之儒也而盡為曹公用彼其心豈有所利哉始渙嘗慨然歎曰漢室陵遲亂無日矣苟天下擾攘逃將安之若天未喪道民以義存惟彊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凡諸儒之所以自處者審矣而曹公亦可謂盛哉

劉曄蔣濟劉放孫資

陳子曰以陳平之智高祖猶憂其詳於避就而緩急不知所付也放資遂以社稷輸人尚何疑乎濟徒知專任之非而不知後日之至此及當其禍卒亦不能有所為也曄於其間最歸為智而竟以知智窮智其足恃乎

夏侯玄李豐張緝

字曰夏侯太初處死生禍福之際而不動名不虛得也遇非其時矣二子之死義乃與太初同命尚何憾乎

王凌令狐愚毋丘儉諸葛誕

自司馬氏之禍舉天下皆安之四子者獨以義死豈危亡其全其發不待時奮不及機逡巡就圖以冀天下之有變此所謂有忠憤而无遠略明於義而不知其變者也而王廣亦與此禍何其悲哉

嵇康阮籍

陳子曰司馬氏非有大功於魏也乘斯人望安之久而切其機耳籍康以文特之資心事聲〻宜其所甚耻也而羽翼已成魚孔子蹈動之乎死生避就之際固二子之所不屑也

司馬懿司馬昭司馬師

陳子曰以余論次司馬氏之事魏之天下非司馬氏不能安也民心要何常哉能食以嬉不知堂厦之為適負戟而疲勞以婆娑之木而憩焉往〻忘去木固不可以久也又

將安所底止乎余爲之掩涕而魏書終焉

吳武烈皇帝長沙桓王

陳子曰武烈自奮於小吏竟摧董卓以彼忠憤何乃進退俯仰於袁術之手漢末愚儒守文之弊蓋成夙矣亦所以啓桓王之翩然翺翔者哉諸葛亮称刘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胷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然自古英豪非履險知往往不能濟要之成敗禍福亦相生於无穷哉

吳大皇帝

陳子曰初大皇不直魏武破之赤壁末年始上書称謝天命魏武笑曰是兒欲頓吾炉火上耶然自是與之通矣文帝樂其称臣而遂安之故坐取荆州而植功於[illegible]有其称歸而无後憂及吳蜀之勢儼然矣於是通好而[illegible]大白至之称弗止漢衛尉陳震實來大皇與震歃血壇上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蜀吳兖冀并梁屬之漢其司州之上以函谷關爲界

會稽王　景皇帝　歸命侯

陳子曰太皇之立国豈有中国之志哉君臣上下各江之慮精矣其流風遺澤固足以後世也至微歸命誤之虐亡融更長乎是以君子從其自立以著其異辭焉

張昭周瑜

陳子曰昔吳起與田文論功至主少国疑大臣未親百姓

木附之際吳越屈焉恒王爲大皇於張昭更以周瑜遺之後瑜驅馳於顛危之際昭逐弃不用何哉江東並定而国輕矣余論次其行事使善觀国者有考焉

建安七子　孔融　陳琳　下邳　陳琳　應瑒　劉禎　徐幹

漢興文章渾厚典雅最爲近古武昭以後衰矣独刘向揚雄爲能自拔也中朶班張崔蔡相望於百七八十年之間寧無其乳格之非是然其辞意終不近也至若建安七子之風槩似矣又爭效其長於曹公父子天固將以文其業耶及漢魏之際非復數子之所能文也曹公亦何便於此哉

邓禹以合肥附錄

初刘伯升死光武於漢軍中馳北渡河鄧禹首建大策遂案密議連兵西征関河響動當此之時其威略全無前也并冒之於孤迥嬰其鋒哉帝勑使進兵連輒敗禹念專任之不稱以疲卒徼戰不已帝賜詔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兼管之非諸將憂也馮異趣往代之禹自來歸絶口不道兵事王郎之乱及更始有詔罷兵微耿弇不決帝徐兒菌之耳及平齊無一不如其言意始壯之而從諸將驅馳常出其後天下既定帝方偃武修文寥東高審並敦儒宰弇故一將也於是自高帝以來光武最爲善保功臣者

諸葛亮附錄

曹操以漢天子之令征伐四出孔明言荆當是時心雖不可量曹逆節未暴於天下也如孔明言荆蜀之勢成操之逆心或折不可折則可屈及吳詐取關羽殺帰又以敗孔明甚恨恨也丕既已易姓元德中道而殞爲大事於孔明而及其子焉孔明懼奉先帝遺詔不謹義不敢即安是以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未年渭濱之師其規爲志意遠矣惓惓漢事之心對越天地閒足之計非孔明本指也年踰五十而死豈非天哉初孔明之游李也潁川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等往往務精熟孔明獨觀其大畧及耕隆中而龐德公在焉司馬德操兄弟龐公孔明每至龐公家拜龐公床下龐公不爲止孔明爲丞相時許靖爲太傅靖在中州有英偉稱兄事潁川陳紀與陳羣袁煥正孫華歆水海王朗等善於是靖老矣考察人物風流藹然孔明親爲之拜元德嘗爲孔明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諮告治亂之迹甚悉其君臣之間始終可攷者如此

曹操附錄

曹操取天下於羣盜之手可以爲能矣要而嘗不藉漢以爲名也得間逐取之是猶謂之天乎固植之所不能安也況使之嗣事哉力不足以扈旋於其間苟安而成之若表而去之皆非其心也自放法度之外於事何所堪立嫡以

長所從來舊矣乃足煩經營邪正邪大業既已濟因須庶孫蓋亦安之而不悔然猶惓惓疏求一出其力自效抑所謂其兄閔弓射之則涕泣而道之者邪三代衰孔氏之文又泯沒而無傳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失其本心者多矣若植者蓋孔氏之謂仁者也

呂東萊得書

某近舍近半月適此酷暑疲頓猶未甚蘇此月二十五日刘国華甥須往泉溪會之因留明招數日聞月交乃為入城之行若路過內白幸遣一介至明招問某所止庶不參差也三国紀年序引及諸贊累日已詳看用意高深處亦或得其一二但大綱躰製猶有未曉處序云漢末略魏曰書吳曰略又云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為三國紀年終焉不知漢略與紀年是二書為復是兩書觀三國諸君贊却似遷固史法每君為紀而系贊於後者而三國紀年魏以甲子而並列漢魏吳則又似合三國為一者所謂漢昭烈魏武以下諸贊必不可系於此（魏並列三国之年必是通書二国事本每君為贊必知不系於此後不知系於何處豈三国紀年之外復敘每君之本末而系以贊耶此皆未曉之大者也漢昭烈贊論其君臣反復於天意人事之際所謂妙躰本心但費詩之議却似不達時變漢統既絕昭烈安得不承之非為祖時比也後主蓋亦甚庸所以安之不疑

有及諸葛公工夫耳武侯贊論以國政歸丞相甚善但謂漢侍中、書令尚書令皆宦者爲之考之漢書亦不皆如此篇末王者之作天猶以爲未疏哉感慨之意甚長但不若後主贊所謂天命果可畏辭嚴而義正也魏武贊述來歷甚當但其末辭語未曉魏文帝兩贊深味辭意予奪甚有味但文帝贊意頗悔又文帝三駕伐吳謂中間庾幾息嬉未嬉吳武烈贊論漢末守文之弊及啓相王之劍翔甚妙下三贊亦然鄙意竊謂吳四贊尤能盡其規摹之所止殆無遺憾也龐統贊論兼弱之義甚正閑羽贊亦穩但來教謂司馬子長雖高不欲爭而諸贊命意及筆勢而往往以之何耶因便並望見教朱元晦工夫亦謂大槩如此耳吳論甚佳曰得祖暘書云見今攝郡却不公攝而翻也甚近日思得書大是難事方將一意思索不養源求其所未至能高明之資與駕鈍者不同然者之前作者亦須待經歷之久歲月之悅然後下筆今及此暇時序次裒集固亦無害然亦不可不思有餘不敢盡之語也人回略此二布餘悉俟續稟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二終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九世孫孫宋　刊行

史傳序

高士傳序

三代尚矣士之生乎其時者習有常業仕有定時利不能更其所守而不以名汨其真養性以安命修道以成德教化之漸使然也即不類不齒詩序曰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當此之時士亦烏知其爲高哉周澤既衰異端並起所以賊其良心者厥端非一士之能固其所守艱矣然顏閔之徒終身陋巷朝不及夕蔬食以自如鼓琴以自娛視天下

之樂幸無以易此者或曰貧則無用無用則無累無累則樂余以為二子者豈誠有樂於貧賤哉由其道益富貴可也彼其所樂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貧賤者人之所惡二子何好焉而富貴又何累故曰苟亦樂通亦樂又曰至入而不自得由此言之彼其心豈有徇於外亦豈必後世之知我哉惟其屹然立於頹波靡俗之中可以為高矣故世之言二子者往往尊於王公而王公亦榮於見齒則夫苟一時者是果何得哉故自顏閔以來若四皓嚴光黃憲徐穉之流皆其信道之至者也平時不言而人化之無不遇猶王之在山其光輝已不可掩迫之而小應已與夫汲汲然傾為之者異矣今其遇時行道以正風俗豈不猶反手哉

忠臣傳序

余歷觀諸史見若此者切有慕焉而恨當時之自閟於山林者史不得而盡載也其猶或載也總而為高士傳以備日覽諸曰非爾之高我之下也將與夫者盡心焉

余讀書至武庚之事何嘗不為之流涕哉嗟夫忠孝者立身之大節為臣而洗君之恥父讎而子復之人之至情也度不可為不顧而為之者抑吾之情不可不伸也逆計而不為人烏知吾心生猶愧耳況卒不免於死則將藉曰謂何哉夫武王之伐紂也以至仁順天命以大義拯斯民然君父不以無道貶尊則武庚視大白之旗必有大不忍於此者然而未即死者猶有待也及武王既立而沒嗣子幼

君臣兄弟之間疑間方興故將挾管蔡之隙以義起成敗之不問姑明吾心奮而為之是以殞首而不顧余以為武庚者古之忠臣孝子也世立是非於成敗故無褒而孔氏又諱而不道然則武庚之死越二千載目之瞑未也雖然武庚受之嫡嗣處義之必不可已而非有深計於後世也若翟義王陵毋丘儉諸葛誕之徒非清議之所必貶俛首相隨禍未過也而數子者忠誠發視其國之傾身之危不啻不暇熟權其力趣起於一忠雖不就此其心可誣也哉作史者謂宜大書以示勸誡然且不免不量之譏甚遂傳之叛臣語曰義士稽論乃定是果可信乎昔者貫高有言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已論死顧豈以王易吾親哉然則數子之心壯矣迹其究有甚於武庚者余悲之故列為忠臣傳信千古以異類倫也

義士傳序

昔三代之王也賢聖之君商為多數政出令不拂民欲惇德行化以固民心雖紂之暴而民未厭商也故文王抑畏以全至德孔子曰王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豈不大哉至武王不忍天下之亂而卒廢之雖遺商而周者十室而八然商之餘民睠念先王之舊澤執義以自守雖諄複喻之嚚乎其不肯順從也而周家卒不敢以刑罰驅之不惟不敢亦其心有所愧而不忍故惟遵周之舊政以漸服其

心歷三世而後帖然從周推此之時雖者已衰壯者已老老者已死耆舊強壯之民卒不肯從而從之者皆生長於周之民也可不謂義乎然猶見稱頑民則周人之言也於商義矣夫伯夷叔齊孔子以為義而許之而商民之事亦詳見於書夷齊是則商民不非矣夫夷齊非以一死為足以存商明君臣之義雖有聖者不可易也商民非以不肯順從為足以拒周顧先王之德澤有以使之而弗克自已也夫義者立人之大節而愛生憚死人之情也其不以此而易彼者誠知所死矣由商而降惟東漢之治惇節義尚廉退有商之遺風故其亡也義士亦略如之然亦可以為流涕也已若六王蠲市包胥之倫此非有所激而異故特行其志而從之者不與也然使夫公氣沮而膽褫則其功效豈少哉嗟夫商遠矣其民之姓氏不得詳也故序存之而傳美齊以為義士首於東漢之士亦詳焉其他特起者附之庶乎有聞風而興者豈徒補闕遺而已哉

謀臣傳序

昔堯舜之際專尚德化三代之王以仁政治國以謀戰國以力治亂之不同所從來異矣由漢迄今有國家者始兼而用之然德化之與仁義皆人主之躬行者也至於排難解紛則豈可不以謀而力乃用哉此權智之士所以為可貴也雖然權智可貴矣行之以譎則事以辨亦或以不正必不可繼也故君子行權於正用智以理若庖丁之解牛

是以智不勞而事迎解功已成而無後患蓋五常之用智為難仁義礼信過則近厚過於智賊矣故九列國之策士皆行穿窬而衣人之衣以自蔽於編民者也此不足論漢已來智而不賊者然亦無幾故身名俱全張子房是皆不遠已要以排難解紛故不得而言之然亦固有幸不幸遇至馬之筆則片謀寸長迹沈於史筆中絕雖有奇謀至計類欝而弗耀余甚慨焉故[illegible]列其行事以備謀国者之覽遂取太史迁之所嘗載史[illegible]張陳之從摽於卷首其他側次論列惟意之從合而曰[illegible]臣[illegible]命可資以集事其賊則以戒不為無取云耳

[illegible]序

古者兵與使在上間大使也諸侯所以通兩国之情釋仇而約易憾而欣者也使古人之用兵非以為得已也使而不失辭兩国之民實賴之顧亦何惡哉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蓋曲盡人情者莫如詩逆乎詩而使則道之以義開之以理廣譬而約喻用能曲盡人情事無有不集者矣然則古者之使本乎曲盡人情紛拏之辨不貴也及至列国之際強弱之相形衆寡之相傾一時鮮廉寡恥之徒往來乎其間媚吻鼓舌劫之以勢誘之以利怒之以甚所甚欲押闔而餌制之以苟一時之成事者此無異於白晝而攫者也蓋其原起於鬼谷子而成於儀秦當是時也相師成風其習已

膠而不可解世之所謂有道之士若孟荀莊周其立言論事猶時有辯士之風要其歸以正是以無譏焉漢興鄒陸侯隨輩皆以辯聞然皆利無恥不問理道之習亦少哀矣以比古之膏使誠為有間至其辨析利害切見事情彼烏可發哉由數子以降士之肆偉辯以濟人之事者不可勝數厥跡之著闕然有愧史氏之罪也故余錄其可采者為辯士傳又為敘古今使者之所以異而首之俾奉命以行者有考焉

英臣敘古今

[illegible]士之[illegible]臣勞兵民死之而財用[illegible]之[illegible]十載[illegible]難其中間[illegible]息於和而

[illegible]安之患漸大睡而為之患猶昔也起而決之則又悍乎[illegible]之不足嗟矣事勢之極其難處非一日也蔡謨有言創[illegible]之事苟非上聖必由英豪今上既聖矣而英豪之士闕乎未有聞也今其或為矣天下有大變功名之機也抗其機而不有人以制之豈大變終亡不得平此非天意也夜天實生之而人不知所用耳後英豪者非即人公來用者也寧不用死耳而少貶焉不可也故飢寒迫於身視天下猶吾事也見易於庶人知流俗之勢也信口而言惟意之為礼法之不可羈也死生利害之不能懼也一有事焉君子小人一見而得其情是非利害之間一言而決理繁處則位于之辭牛也如尼長則位石之新皐也蓋其才

智遇人者遠矣然而旅出旅處而遇於不可知之間媚之者謂狂而實狂者又偶似之將奮自標樹則夫虛張以求賈者又得而誤之矣此英豪之所以困而不達而謂無人焉者非也嗟夫承平之時衆才無所不用職也而困之艱難之際者何故且上之人亦過矣徒不可策之以言而試之以事雖商周之於伊呂不廢也弃之而不務而憂無人焉者亦非也抑余聞之昔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不得則以五百金買其骨焉夫踰朞而千里馬至者三何則趨其所好人之情也不得於生者見其骨猶貴之況謂誠好之矣生者之思奮故也故余備錄古之英豪之行事以當千里馬之骨誠想其遺風以求之今未必不有得也

[illegible]九原可作盍亦思所以用之九余所以區區於此錄者夫豈徒哉

中興遺傳序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叫呼大噱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臂迫與共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伯康曰毋苦乃翁疾行寥矣子可人意者吾或結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恢諧縱謔傍若無人次張罔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勃然曰子亦喜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

取弓挾矢以興十發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能必中況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因嗟吁長嘆不能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其言皆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喪亂之際或死於兵折有所奪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嘆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於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虜營 朝廷以其言而不之信已而虜師俄退世忠力請留戍虜而虜合謂曰聞 南朝欲決水以淮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誰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嘗為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賢府罷次張亦徑歸 大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羨故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為統制過 大駕巡永嘉與諸將彷徨江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張主平於趙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復有諸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為曹操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皆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參政周公葬要為余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詰我子端人正士胡為喜言此等

往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居讀王道說詩書一日得用從
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於棼雜紛倉卒萬變此等殆
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辦而惡他人之能辦是誣天下以無
士而期困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余嘗大周公之言異
二生之為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嘆曰世
之豪偉倜儻之士沈沒於困窮不能自奮以為世用欲用
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
際往往奇才輩出蘄然自起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
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不大大或不終未四十年已
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
其間為中興偉烈倜儻閎偉欲泛先生故老詳求
其事故先為之纂例而以漸收之其一曰人臣若李綱宗
澤呂頤浩趙鼎張浚其二曰大將若种師道岳飛韓世忠
吳玠吳璘其三曰死節若李若水劉韐孫傅崔安國楊邦
乂其四曰死事若种師中王稟張叔夜何㮚劉鞏徐徽言
其五曰能臣若陳瓘鄭剛中其六曰能將若曲端
姚端王勝劉光世劉錡其七曰直士若陳東歐陽澈吳若
其八曰挾士若王友張所劉岳其九曰辯士若邵公序祝
子權汪若海其十曰義勇若孫韓蔣進石翊其十一曰羣
盜若李勝楊進丁進其十二曰賊臣若徐秉哲王時雍范
瓊合十二門而分傳之總曰曰中興遺傳而以發其行事
而致吾之意然其端則起於惜二生之失其傳故序首及

之昔司馬子長周游四方纂集舊聞為史記一百三十篇其文馳騁萬變使觀者心駭目顧余何人豈能使人喜觀吾文如子長哉方將陵采廣集以備史氏之闕遺云耳

二列女傳

列女杜氏永康大姓女也生而端莊且麗宜和庠子冬妖厲起所在肅聚相剽殺里有悍賊輩謁杜氏門大言曰以女遺我即不肯今族汝矣其家驚泣欲與則不忍不與禍且及言於女女曰無恐以一女易一家豈為不可待我浴而出趣具湯其家以告賊相與譁笑以俟既浴取鏡袜朱粉具杉衣盡飾俄登几而立縈帶于梁而圖其下度不容

冠帽之籠其首整頸擁冠迺死其家皇遽歸喪賊聞亦驚捨去嗚呼李上大夫遭難不屈者万或一見焉而謂女子能之乎方杜氏之不屈以死猶未足難也獨其雖容處死而不亂无異乎子路之結纓是其難也不可又已陳子曰余世家永康去杜氏不十里許余蚤不及目擊其事以父母屢為余言如此皆古之烈女何以[illegible]以示余交應仲實仲實因為余言宣[illegible]所過東契拉掠道永康將之[illegible]氏二女并為賊植其刃於旁曰從我[illegible]長女不為動掠[illegible]頸請受刃官[illegible]所之[illegible]後有論之曰若獨[illegible]為姊所為乎大[illegible]曰[illegible]世之書斥人者曰

兒女從陳氏之族亦兒女子人之落患雖而兒女者事已
即縱辭自解弟然有得色視陳氏次女已愧他又何說仲
實得之胡先生經仲二君謹言君子也余是以志之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三終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九世孫豫朱　潤　刊行

序說引

伊洛正源書序

濂溪周先生奮乎百世之下窮太極之蘊以見聖人之心
孟天民之先覺也乎爲太極圖以授二程先生前輩以爲
二程之學後更光大而所從來不誣矣橫渠張先生嗜起
關西究心於龍德正中之地深思力行而自得之視二程
爲外兄弟之子而相與講切無所不盡世以孟子比橫渠
而謂二程爲顏子其學問之淵源顧豈苟然者西銘之書曰

明道以為其得此意要非子厚筆力不能成也伊川之敘易春秋蓋其晚歲之立言以垂後者間嘗謂其李者張繹曰我昔狀明道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歟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其源流之可考者如此集為之書以備日覽目曰伊洛正源書

伊洛礼書補亡序

吾友陳傅良君卒為余言嘗從湖襄間所謂衰道潔者游道潔嘗及童子伊川自言得伊洛礼書欲至蜀以授士隆往候于罔而道潔不果來道潔死無子不知其書今在何許伊川嘗言舊修六礼已及七分及被召乃止今更一二年可成則信有其書矣道潔之所藏近是恒其書之散亡而不可見也因集其遺言中凡參考礼儀而是其可行與不可行者以為伊洛礼書補亡庶幾遺意之未泯而或者其書之尚可訪也

二先生論事録序

昔顧子敦嘗為人言欲就山間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学者蓋不独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礼楽无所措仁義礼楽无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学顧非求子敦之知者而為先生之徒者吾惧子敦之言遂得行乎其間因取先生兄弟與横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録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目曰二先生論事録夫豈以為有補於先生之学顧其

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楊龜山中庸解序

世所傳有伊川先生易傳楊龜山中庸義謝上蔡論語解尹和靖孟子說胡文定春秋傳謝氏之書李者知誦習之矣尹氏之書簡淡不足以入世好至於是三書則非習見是經以志乎奎選者蓋未之讀也世之儒者揭易傳以與李者共之於是靡然始知所向然予以謂不由大李論語及孟子中庸以達乎春秋之用宜於易未用心之地也今語孟精義既出而謝氏尹氏之書具在楊氏中庸及胡氏春秋世尚多有之而終病其未廣別刊為小本以與易傳並行觀者宜有取焉

春秋門事序

春秋繼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世之志寓於褒貶比事之間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其若讀則曰以傳與經之事迹以經考傳之真偽如此則經果不可以無傳矣游夏之徒胡爲而不能出一辭也余嘗欲即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及其事以論其時庶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客有遺余以春秋總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秘書也余讀之灑然有當於余心雖其論未能一一中的而即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稽傳而獨攷此其爲志亦大矣惜其爲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爲也文伯名棐湖州人常爲婺之校官以文字稱而不聞以經

稱也使其非文伯也此書可不傳乎使其果文伯也人固不可以淺料也因為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錄諸木以與同志者共之

胡仁仲遺文序

五峯胡宏仁仲故室文閣直李士謐文定名安国字康侯之季子也文定嘗以春秋一經侍　太上皇帝於講筵又嘗為之訓傳其李問所由来可考矣聞之諸公長者以為五峯實傳文定之学比得其遺文觀之見其辨析精微力扶正道惓惓斯世如有隱憂發憤学於忘食而出処之義終不苟可為自盡於仁者矣其教学者以求仁終篇之中未嘗不致意焉推其文以與文学者共之因文以達其意庶幾五峯之志未泯也

鄭景望書說序

余聞諸張横渠曰尚書最難看蓋難得胷臆如此之大若祗辭文義則不難自孔安国以下為之辭者殆百餘家隨文釋義人有取焉凡帝王之所以綱理世変者蓋未知其何如也永嘉鄭公景望與其徒讀書之餘因為之說其亦異乎諸儒之說矣至其胷臆之大則公之所自知與明目者之所能知而余則姑與從事乎科文者誦之而已

鄭景望雜著序

尚書郎鄭公景望永嘉道德之望也朋友間有得其平時所与其徒考古論余之文見其議論宏博讀之窮日夜不

厭又歆緩木以與後事於科文舉者其之余因語之曰公之行已以呂中公范淳夫為法論事以賈誼陸贄為准而惓惓斯世若有隱憂則又孚乎孔孟者也是直其譚論之餘或昔然而今不盡然者毋乃反以累公乎其人曰苟足以移科舉骫骳之文不根之論是其等之心而識者豈必以是而盡求公哉余不能禁乃取　今上即位之初其所上陳丞相書以附于後余永康陳亮也

桑澤卿詩集序

予平生不能詩亦莫能識其淺深高下然嘗聞韓退之之論文曰紆餘為妍卓犖為傑黃魯直論長短句以為抑揚頓挫能動搖人心合是二者於詩其庶幾乎至於立意精穩造語平熟始不刺人眼目餘皆不足以言詩也桑澤卿為詩百篇無一句一字類人眼可謂用功於斯術者矣刘牢之大小百戰方為名將何無忌從容坐談而灵宝以為酷似其舅一戰而勝亦略似之然終非真也澤卿試問之渭陽李靖之兵法說盡乎骨肉之間有嚴行則人將議其慘矣

西銘說

伊川先生曰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

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又曰西銘仁孝之道備矣須史而不於此是不仁不孝也西銘之書先生之言昭如日星而世之学者窮究其理淺則失体深則無用是何也是未嘗以身躬之也今之言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彼以其分之次第自取尔非吾心之異也取之雖異而吾心則一故曰理一而分殊以是為言則象憂憂亦憂象喜亦喜直應之云耳而吾心未始有憂喜也能好人惡惡人直應之云耳而吾心未始有好惡也如鏡納萬象過而不留者盖止於此而釋氏以萬法為幻化未為盡不然也將以一之而終不免於二將黜異端而終流於異端是未嘗以身而躬之也嘗試觀諸其身耳目口鼻口肢体脉絡森然有成列而不乱定其分於一体也一處有閡豈惟失其用而躬固不完矣是理一而分殊之說也是推理存義之實也西銘之為書也乾為父坤為母與天地者吾之体也帥天地者吾之性也民為同胞而物則吾與也大君為宗子而大臣則家相也聖其合德而賢則其秀也老者視吾之親幼者視吾之子孤寡孤独者視吾顛沛之兄弟此之謂定分定其分於一体也一物而有閡豈惟不比乎義而理固不完矣故理一而分則所以為分殊也非理一而分則殊也苟能使吾生之所固有者各當其定分而不乱是其所以為理一也至於此則慄慄危懼而已尔心廣体胖樂天也安親也心廣体胖樂天也安親也

遺義者自絕也害仁者自喪也惟踐形者
為能盡其道也窮萬化之所由往能曲折以述事也窮至
神之所自來能皇然以繼志也隱顯如一可以為無忝矣
自強不息可以為匪懈矣寡欲所以敬身也養善所以廣
孝也自盡而有所感通則生是為法不過而無所自盡則
死可無憾完其固有而歸則不失其所受順其正命而行
則不失其所從違以自遂所以自修存以自盡沒以自安
是其心無造次之不存無毫厘之不体周流乎定分而宗
具乎一理鳶飛魚躍皇然不可揜於勿忘勿助長之間而
仁孝之道平施於日用矣極吾之力至於無所用吾力然
後知西銘之書先生之言昭乎其如日星也

類次文中子引

文中子講道何分門人咸有記焉其高第若董常程元
佑坦蓋常然最之矣薛收姚義姚楷而名之曰中說凡一
百餘紙分篇目卷第藏三氏家文中子亞弟凝晚始以授
渭郊福時遂次為十篇各本其端二字以冠篇首又為之
篇焉惟阮逸所注本有之系龔鼎臣得唐本於齊州李
冠卿則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與逸
異然則分篇敘篇未必昔福郊福時之旧也昔者孔氏之
論孟盖集而為論語其一多論孝其二多論政其三多論
社稷自記載之書未嘗不以類相從也此書類次凡條目
故讀者多疑惑今以日參取孔氏舊民本正其本文以

類相從次為十六篇其元[illegible]日可入與凡可畧者往往不
錄以為王氏正書蓋文中子歿於隋大業十三年五月是
歲十一月唐公入關其後[illegible]龍附鳳以翼成三百載之基
業者大畧皆往來門下矣蓋受經未必盡如所傳而講論
不可謂无也然一看不足以盡知其道而師友之義未成故
記論有所不及不生言公豈遂忘其師者哉及陸龜蒙司
空圖皮日休人物志好其書至本朝阮氏龔氏遂各以
其所得本為之訓義考其始末要皆不足以知之也独伊
川程氏以為隱君子称其書勝荀揚荀揚非其倫也仲淹
豈隱者哉猶未為尽仲淹者自周室之東諸侯散而不一
大抵用智於尋常爭利於毫末其事微淺而不足論稱威

一正天下之功大矣而功利之習君子羞道焉及周道既
窮天越乃始稱伯於中国春秋天子之事聖人孟有不得
已焉者戰国之禍慘矣保民之論反本之策君民軽重之
分仁義爵禄之辨豈其樂與聖人異哉此孟子所以通春
秋之用者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孟子固知夫事変
之極仁義之驟用而效見之易必也紀綱之略備而民心
之易安也漢高帝之寛簡而人紀賴以再立魏武之機巧
而天地為之分裂者十数世此其用具之春秋著之孟子
而世之君子不能通之耳故夫功用之淺深三才之去就
変故之相生理数之相乘其事有不可不載其変有不可
不備者往往汨於記注之書天地之経紛紛然不可以復

正文中子始正之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哉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傳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是以類次中說而竊有感焉淳熙己巳十一月既望永康陳亮書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九世甥孫未　潤　刊行

序

送韓子師侍郎序

祕閣修撰韓公知婺之明年以恣行酷政民冤無告劾去去之日百姓遮府門願留者頃刻合數千人手持牒以告攝郡事攝郡事振手止之輒近前不聽則受其牒不敢以聞明日出府相與擁車下道中至不可蹴足則冒禁行城中號哭不絕拜且泣下至有鎖其喉自誓於公之前者里巷小兒數十百輩爭馬前且泣下君為之技淚告以君命

決不應留輙柴其關如不聞日且暮度不可止則奪刺史車置道傍以民間小輿昇至梵嚴精舍燃火夙雪中圍守之其挾舟走行闕告丞相御史者蓋千數百人而未止又明日回泊通波亭乘間欲以舟去百姓又相與擁之不置溪流亦遂堰斷不可通鄉士大夫惧蟻蟻之微不足回天听委曲諭之且却且前久乃曰頭公徐行　天子且有詔矣公首肯之道稍開公疾馳徑去後來者咎其徒之不合舍去責誚怒罵不啻仇敵嗚呼大官所尊也民所信也所尊之効如彼而所信之情如此吾亦莫知公之政何如也將從知者而問之

送丘秀州宗卿序

[illegible]於今爲帥[illegible]意而[illegible]兄尤孚地遠且若何使君之此行也於是乎不苟矣別有隱漏遺之民斯用裕乃欲以括隱漏爲功使及先王時將安變吾於使君之行於是乎有感矣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什一而稅不立意以罔民利不喜祭以導民乎上下有制未作有禁下下吾蝕緇黃不吾蠹使之各力其力以業其業亦歲相同有无相通无告者得伸而洗力能自達者乎艸木不戕其生而況具耳目鼻口與吾無間者乎民是用寧礼義是用異嘉禾之民獨不得與於斯時乎吾於使君之行於是乎有感矣用裕於上下交窘之時布信於法禁之所不及獨无其道欲於是乎歌以送使君焉歌曰父兮母兮獨古有兮

送諸生赴補序

今年夏進士既題名於是成均闕弟子員有司將羣四方之士而擇其可者而從余游告余以行者四人耳問其不行者則曰度无道以得之往將何濟問其行者則曰心知其不可得直未能免恪耳余以為不然古之君子尽其在我者以听其在命者得失非吾事也然既已應之矣而謂無心於得亦豈情也哉居者勉吾学而非以畏失也失亦何害而吾則未至也行者竭吾力而非以志得也得之固佳而吾不敢必也如是而已如是而行吾無憾矣皆曰不敢不勉已而行者曰行非吾比也行都英俊之數無非可学者有如不得其門則終日枵然無所入之其何以自視於居者余曰四方之英余不得而究識者有為臨安校官石夫子者吾友也子往并之歷往官婦吾得子於此矣謂盧子曰子以通爽往謂陳子曰子以將誼往謂何子曰子以開警往此子之資而非学也求学於夫子而不子告者他日吾將問之小何子徐而進曰准独遺矣余笑曰彼苟不遺夫二三子者子則何憂并以吾之所常言者而問其當否焉彼如唯〻則告之曰先生謂我不得一言則勿已五月之朔書于妥斎

送徐了才赴富陽序

漢法嘗選所表循吏以為公卿該郡縣称治然其立朝往往多不称在郡縣時豈国家固自有大体而治道果不

可以吏道办耶龐士元蔣公琰不屑意於郡而謀国有称焉當時以為非百里才雖諸葛孔明之論亦如此然則吏道又有出於治道之外者耶亮自十八九歲獲從故老鄉人游故老鄉人莫余知也而陳聖嘉應仲实徐子才独以為可聖嘉之與人交仲实之自处子才之特立皆余之所頭孝也晚與一世豪傑上下其論而三人者每〻不能去心非直以交舊之情而已子才又其高明奇偉者小試輙有声諸公爭知之得邑輙轂下盖何足以展其游刃哉然士之俊然矜奮於一邑者非有餘也技穷於此矣置不復論則志浮於事不足法也事之至者盡吾心焉事已而無留吝之意处小存大大則不遺於小此所以随所寓而嘗有餘夫治道之與吏道又焉有二物哉今天下郡縣固不可為而附輦之邑尤不易為也無名姓翔之費巧以取之民則將誰欺倘公而蒙取之則民復何罪況上之人常不自任其責而責辦於我民一有言焉則又委罪於我而彼岩不與知者子材宜何以處此楚漢相距滎陽成皐間蕭何至遣老弱未傅者悉詣軍可謂無滎矣而高帝称其有填国家撫百姓之功此果何說哉平時所以為民慮者甚周緩急不時之須亦為民計而已矣未嘗為民慮也而行一切之政以趣辦民之不戢刃於其胷者直須時耳若曰吾不忍民之至此或高舉而遁之或閉目搖首以听其自作自止徒以張夫一切趣辦者之勢則其罪等耳此古之

君子所以嘗尽心於不可為之地也子羔為費宰而夫子以責子路者憂其少未堪事耳子路乃以為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文卒此後世英雄豪傑之所以因事增智諸儒嘗譬若乎其後而夫子平時教詔中人以上之辭也豈所以施之子羔哉徒御人以口給而已矣因吏道之曲折而得治道之大体吾独有望於子材耳能使亮自是常不去心則不必歲晏而後論定也

送吳恭父知縣序

亮兒時聞行都有所謂太学者四方之英大抵萃焉於是新安二吳以文章妙天下而李吳独好使酒任氣空所有當樗蒲一擲不為後擲計而勝負作來輒達旦未已遇其倦時間引惡色自汙不揖客徑寢有兒抵一世之心而月輒從傍輩較一日短長傍輩往往口誦心惟吟哦上下記憶不少休試之夕睫不得交黎明衆飯業入坐定心搖搖特未寧吏持題置之廊柱間羣起就視相顧无人色君独凝然逕問傍輩頗誚何已則不復佇思開卷經書筆不留行率至日中輒办出則歌呼如平時更数日掛名牽眼皆驚曰果吳偁也為首選者他日又曰復吳偁也傍輩率畏服之然嫉之者至於以為可殺而皆不顧計也又之得第尉鄞江鄞並海〻盜出没鬼神不可縱跡間来掠民家輒去 朝廷雖宿兵不能禁君於是微布耳目盜所至輒知之單馬徑造捕者踵至盜驚謂神咸拱手疊足死不根

論功至不可計君不以屑意猶得京秩授饒之安仁安仁故殍冷邑至則肅吏厚民薄征緩賦庫不留一錢遇有急須片紙立办民瘝〻田里間而商賈之至者如歸江東壯縣或梲焉會旁境大旱飢民什百爲羣攫食偷活惡少年乘之爲盜勢駸〻且犯境州以爲憂遣兵數百戍之富民或勸君挈家就避君奮然曰吾爲令顧委命若等是謂草間求活吾寧與賊死況不必死乎籍丁壯閱之君馳馬橫槊於其間声勢張甚邑兒賴有襲旁境所爲者法外出新意殺之以令皆恐惧縮頸盜不敢犯事已則自劾不振不便者徒而娛孽之部使者一二擿摘出條目以詰君〻慨然曰吾所爲固自不慊法吾不勝法吏矣方急時吾寧能計此耶今弓鏃宾甘吏從旁爲答之持法者猶欲掇拾其不合以罪焉龍川陳亮曰成周議能之法於是不可行矣大羊小醜孩弄中国如無人　天子赫然不欲赦之未有以爲也於是且十年矣顧不能爲一壯士道地耶人之有氣力者亦可嘆也已余以積憂多畏之餘遇君爲之拔手起立於其別也拿酒相屬漢离合之不常而毀譽之相尋而未已也已而開口大笑曰是亦何足計較哉遂行

送叔祖屯筠高安簿序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自聖人常本諸人情而爲是言矣其後始有爲貧之說仕至於爲貧而吾道奈何哉自科舉之興世之爲士者往〻困於一日之程文甚至於老死而

或不遇義不能以自行貧不能以自為於其間得尺寸之便則亦甘心俛首而屑為之誠知夫義之所在而貧或迫其後也昔者吾之先祖蓋嘗一躓於科舉終其身以為不足復事而自肆於杯酒之間而其仲氏則以為吾兄之志是或一道也屈伸變奮窮且老而其志不休晚從恩科得一官冒寒為數千百里之行而無戀戀色蓋昔者伯夷羞與鄉人處而於惠至不以袒裼裸裎為流事固有大異不然者各從其心之所安也天天與人每不相值參差不齊苟非得其所以然能無幾微見於顏面乎此行亦足以觀公之賢矣公少而力文壯而有聞於文學校間計其所得乃如此又足以見公之心固有所存而不計其得之者何也某聞尚書郎潛公方將潛江外潛公同研席之舊而劉公則素厚某者大帥龔公之賢宇內所聞當不以貴賤貧卑勞逸而相忘而某之師汝永嘉鄭公朝暮來祕風憲裴固嘗加惠於公矣四公天下賢者而邑僚則又有刘君子澄聞其賢雀躍矣而張呂二君子交口而奮道之往拜四公退與君上下其論人生贏粮千里求天下之賢者與處而或不遂此行況味良不惡度公之志可以少伸而某方謀葬公之兄不及從公以行書以寄刘公使知天下之士其窮而可嘆者至於如此而部使者之權足以為時重殆不可以一律而觀上也不遺故舊則民不偷公見苟公倘或可以出此乎相對道舊能不慨然鄭公之行徐當

寄書爲某寄声刘君吉求氣應何以教我

送嚴起叔之官序

陳氏以財豪於鄉舊矣甫五世而子孫散落往往失其所庇依其盛衰相尋於無分豈必其人之罪哉吾叔嚴起以未冠之年慨然有俠鄉閭之志奮辟出游往来於江淮之東西而廷居於臨安者大較餘三十年諸公貴人其未達而旅處有嚴起或出力以自效或終日相與嬉游不問其官崇庳一接以恩意盖既貴而能相忘憶雖相忘而不見及者皆以不較也亮嘗是知士非有俠氣者豈能奮忘奉以自拓其身於一世哉悅得一官將就食於廣東部使者之麾下冒寒挈妻子而行閭其行裝則曰我固素手自奮者也然世態日異此行雖我亦慮之乎嘗論交於四方其何以爲我道地乎亮因告之曰以力之豪俊不鄙而辱與之游者不知其幾人矣然自索居以來黜陟不知書問斷絕將何所指名而告而告語之亮又力不足者徒能涕然異懷姑次第其語以爲送行序道途其與亮游者出以示之其藐然而無意者必非與亮游者也吾叔其勉之堂堂大国一行數千里豈無一英特知義之人乎使壯士困於泥塗則其耻亦歸矣淳熙六載冬十月朔永康陳亮書于恕齋

送王仲德序

昔 祖宗盛時天下之士各以其所能自效而不暇及乎

其他自後世觀之而往往以為朴陋而不知此盛之極也其後文華日滋道德日茂議論日高政事日新而天下之士已不安於平素矣衆賢角立互相是非家家各稱孔孟人人自為稷契立黨相攻以求其說之勝最後章蔡諸人以王氏之說一之而天下靡然一望如黃茅白葦之連錯矣至渡江以來天下之士始各出其所能雖更秦氏之尚同能同其說而不能同其說也二十年之間道德性命之說一異迭相唱和不知其所從來後生小子讀書未成句讀執筆未免手顫者已能拾其遺說高自譽道非議前輩以為不足事矣世之為高者得其機而乘之以聖人之道為畫在代以天下之事為無所不能譬其後生以自為高而本無有者使惟已安向而後欲盡天下之說一取而教之頑然以人師自命雖 聖天子建極於上天下之士猶知所守吾深惑夫治世之安有此事乎而終懼其流之未易禁也王仲德於亮為鄰人少有俊才不自滿足翻然往從業正明文字間盡友求嘉之俊造而猶未以為足也又將從立則於吳門以畢其業蓋其孚曰進而未可量其所成就去豈獨異於後生之為高者雖頑然以人師自命者不能擠之而使移也先老矣將賴其鄰以自[illegible]其行也為說以先之其歸也必有以授我

送吳允成運幹序

往三十年時亮初有識知猶詔為士者必以文章行義自

居官者必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人各有能有不能至所不敢強也自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而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託於其間以端慤靜深為体以徐行緩語為用務為不可窮測以善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為不足自通於聖人之道也於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適從美為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則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及其徒既衰而異時熟視不平者合力共攻之無鬚之禍濫及平人固其所自取者而世反之慘為至此乎三山吳允成少卿氣自豪邁手取科目隨輒得之來尉永康遇事風生一日柱車過余講客主之礼若見所畏且語余予所交皆世老蒼至今輩已是第三四行人葉同年為我言如此我家世以官為家者也我父自力於官事而與世為忤子去盡為我誦數前聞而言其所以致此者余悶然失嘆意以為鱼知新從來而不敢言也自是相與往來如旧故繼吏其所長以暴白於一時雖老於吏道者亦知敬其人文章行義政事書判並奉兼能而不可掩而道德性命之說政自不相妨也於其中間余受死鬚之禍尤慘而允成亦深察余心左右扶持雖慘不至於極以此猶相歡而无間也及其去永康余將敘其本末以累其行李而多病因循念之耿耿後三年始克予之盖 新天子龍飛之十二月九日也而允成

方俛首於將漕糟丘之戰若新爲吏者其志竊豈有勞哉

贈武川陳童子序

童子以記誦爲能少壯以來識爲本老成以德業爲重二十運而往則所該愈廣所求愈衆窮天地之運極古今之變無非吾身不可闕之事也故君子之道不以其所已能者爲足而嘗以其未能者爲歉一日課一日之功月異而歲不同孜孜矻矻死而後已自吾聖人及若後世之賢智君子騷人墨客凡所以吉語童子者辭無各出其所長而大槩不過此矣若余少而昏蒙長不知勉未老而頹惰如此八十歲人者此天地之棄物而何以語童子哉童子之資

稟特異而猶記嘗昔之所聞所見其略之可言者蓋闕黨童子輩人既與之周旋矣以其求速自見者而有疑於異時之遂到故擯悲則辭而不見將以警策之也後世諸賢其於童子豈能有此財成輔相之道哉而況若余者乎章子行矣奇妙英發不極其所到未可止也落華收實異時相與誦之

贈樓應元序

往二十五年時余方文字爲語品求以自見於世而世人之文章無巨細必求觀之嘗得詩文數紙清麗不凡近而所以鳴其窮者亦甚至曰是樓君民範之所作也已而又識其人於路西陳氏端原自戰歛若不勝一世較是非長短

者余心念之其後二十年有衰經而奉書過余於蕭寺發而讀之善自道說其所能亹亹然將爭長於士林中則曰是民範之子也民範今死矣嗟乎伸民範之屈者其始是乎留與其文字者一年而後去三四年間時節也一來出其文方進而未已者也且言身窮不足恤有母無以為養則不如無生矣況欲卒業以終父之志乎余悲之大一有一無天之所為也哀多增寡人道之所以成乎天也聖人之惓惓於仁義云者又從而疏其義曰若何而為仁若何而為義非以空言動人也人道固如此耳余每為人言之而吾友戴溪小望獨以為好者人之命而欲以[illegible]之其道為甚左余又悲之而[illegible]

贈術者宣顯序

宣顯論命多奇而不出於鄉閭彼初不知當今公卿之為何人執政作[illegible]何官人之善惡時之向背皆所不知也余聞其論余命禍福多矣而不識其人一日款門謂余命來年當稍異於舊余因以朝之貴人及平生故舊之命俾推之言其禍福多與吾靡之私意合獨論羅春伯章德懋葉正則必作宰相彼未識宰相之為何官而其言若此亦異矣中不中皆未可知而天運果能與人意合乎又言歲之十月必死不死亦止活五年俾其子持以為

驗余為書之而莫正則偶然遇門一見而笑曰世事有是事而子信之乎余以為人自分必死而獨靳于一言亦大非人情矣

贈術者戲生序

桂蒼劉夢求未嘗得邵氏先天數而知人休咎如數一二說人冥昧中事如燭照而面詰也或曰有術或曰是有神焉余皆不得而知要之先事者獨得無感於此乎刘術行於三獨今遂為獨人士大夫之過術者以不問夢求易卦為恨余聞有戲姓童姓之在獨者得夢求之術而精言戲生挾其術寓于外家余與鄭景元招而問之其言同前事殊駭人听至論其遷者多為余言為孟子事夫大為之功孟子之德業余平生之夢寐在焉而恨其身之不可企也神以是而戲戲乎亦戲生切有問焉而見戲乎一字小大皆欲從主問禍福而生乃欲與余論一紀事恐其見戲之過則余無以堪也姑以余子先焉士大夫之欲從而問一紀半紀者皆當望字於此以為信

後杜應氏宗譜序

應自周武王之子封於應以國為氏其子孫散處殺函灞洛世業有光漢有曰睢隱淮南山時稱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曰邵雋文字博覽著漢官儀刪定律令獻帝朝拜太尉魏有曰瑒瑒昆季並以文文子貴顯三入承明宋有曰文臣任中散大夫右文殿脩撰隨高宗南渡占籍永康遂為

永康人子子和登淳熙中進士第題詩有三紅之句時號三紅秀才刺郡至觀察使軍中軍都督府事其子嶺居東陽葛府傳二世至大六端莊同兄大五世譜言始自葛府侯永康大五居縣西三里頭大六贅居後杜杜氏生二子文中文正行曾曾傳端端傳昌洪自中散東遷凡七世士廷則端行字德璋登宋咸淳中解榜官至廣東廉訪司副以子名著秩嘗慟其先世沐譜無聞且懼未裔迷厥所出乃肇自中散至大六凡五世又斷自大六為後杜始祖至昌一凡若干世定為一族本末源流燦然不紊可謂尊祖烈矣聞傚余存其首簡余惟世系之不明久矣昔唐貞觀中詔溫彥博等懼氏族首皇族次外戚而黃門侍郎李

氏敬宗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九十一家降及王氏春秋殘缺雖有譜猶無也世之愚不肖昧其先世往往妄引貴族名賢以為之宗生恃其親死詆其祖良可悲夫今應氏之譜曾乎與昭穆明辨綾光照克稱厥後所載者皆耳目親擊豈以杜正倫郭崇韜前車之覆當戒邪有裨益於名教尚矣夫表功德厚親族制婚姻明人倫皆譜乎寓其可輕而忽之哉余故序之匪徒為士庭告且以為應氏後人式云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五終

龍川先生文集卷十六

九世孫孫[illegible]刊行

記

筋記

寤寐英賢　帝心如渴僥覦富貴士氣若登冀十五之得人而千一之遇主叨逢則幸報称謂何恭惟　皇帝陛下日照天臨海涵地負朋來濟濟各自奮於明時網設恢恢不遺遺於片善矧感奔走翕雲敷施臣等牽連得書徒採語言之小異次第就役孰輸筋力之小勞仰戴深仁俯慚微分

信州永豐縣社壇記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故郊者天子之所專而社則達於侯国無問国之大小雖附庸亦莫不有社示有所尊也知所尊則知所敬知所敬則仁愛惻怛之心油然而生矣南面以臨其民而無仁愛惻怛之心是尚可以為国哉罷侯置守則郡邑之有社固守令之所以起仁敬者也壇壝苟具而心不加焉則民失所依矣吾友潘友文文叔之始作永豐也謂社而壇幾於圮其旁之垣廢不復講無以共祀事顧瞻不寧即命工役整治其壇一如法式而為垣若干楹於其旁高明邃密巖飭備具是真知所尊矣稼軒辛幼安以為文叔愛其民如古循吏而諸公猶詰其驗幼安以為民不肯受役至破家而不顧永豐之民往往家公令在時就役是孰使之然哉文叔故中書舍人諱下貴之諸孫少從張南軒呂東萊李涂必則焉而文方交業於朱晦庵是世所謂三君子者臨民而有父母之心固其家法當如此余過永豐道上行數十里而民無異詞及見文叔則歡然自道說其不能民與文叔皆可無憾矣謂余為三君子所厚當得文以記修社之事余誠有愧世之務無辦以為能者故道郡邑之所以有社而文叔之起其誠愛如此并以諗當塗之有力者云

義烏縣減酒額記

義烏尉趙君師日以書來曰邑之課額惟酒為重歲之二

月至于八月煑酒以四百石為率為緡錢八千六百有奇
餘為清酒猶四千八百緡乾道初有宰驅八鄉牙櫃列之
市肆商賈爭來醡酤倍入既言貢其餘於郡又增歲額一百
石及市易者交病而官听其便徹酒額如故逋負咸償以
至于不可計官不得脫而吏就縛者相望淳熙十有二載
今資政殿大學士李公之鎮是邦也究心民隱諸邑之利
病莫不畢達師日實貫其始末以告公惻然曰民獨以堪
予吾嘗備數政地日接王音未嘗一日不在民也使一縣
至此而若不聞吾為負其二矣乃命減煑酒額一百石每
石為減舊額一緡清酒月減二百緡又蠲其積逋幾萬緡
一邑自是獲蘇官逃其責民甘為酒額歲不敢一錢而
郡縣交使之公之盛德在民為甚深邑民將立公生祠於
星祠之東而朝莫奉事師曰在邑僚之底而獲干大惠不
勤其事於石烏保異時之額不增非所以相我公之惠於
無穷也頗屬筆於吾子以論來者亮竊嘆醡酤之只本以
佐軍旅之用而其實則使民不得自便於酒猶未矣於古
者禁民飲之義也其後設計巧取而始專於利矣今郡縣
之利括之殆盡蝕者無所用其力惟酒為可措手而一縣
之計實在焉又後而括之則縣不可為矣剥床及膚其憂
豈不在民乎今 天子之於民狃公為深知之而吾州最
為受其賜蠲諸邑之逋客公帑之出而一以與民凡民苗
米之不及斗帛不及尺綿不及兩者悉代輸之仁声載路

是固所以宣　天子之德意而入民之骨髓也寧酒而已乎　上方面任舊德與之共政即日旋歸吾州不得又私其惠矣雖使世之名能文者不能執筆以盡公之美也顧以屬諸陸沈無所比數之人顛倒脫落無以滿邑民之望不將歸其咎於君子而曰不然吾二人皆將牽連坐公以自見者也亮又奚辭

普明寺置田記

永康接台郡之衝而婺之屬邑也由縣治東北行滿五十里衆山回環若蹲若伏其名曰龍窟疑取象於山以名也然其西三數里有所謂龍鬬坑者龍其有窟於此乎商周而上其地未通於中國宜亦何所不有事不經見者有無

[illegible]不可以意斷也陳氏之居在龍窟之南五里耳目所及無八九世矣自吾祖始徙居龍窟徙未十年而生余余家之西北有寺曰普明者實依其地之勝勢余少長往來多讀書山中訪寺之始末以為與於梁大同間而不能詳也然田無三十畝余猶及見其有僧四五十人其役稱是則若丐施以活其來非一日矣為釋之徒丐施固其職也然寺之居民歲以供寺者自昔不知其幾而僧之歲幹寺事者偶失支吾至無椽瓦以自庇僧與民豈不兩病乎余以為使一僧有四十畝彼固不能耕也　歲著一夫耕之則一夫反資僧以活計田之所出猶足以及僧之所役是一僧不復為居民之費而三夫共飽於十畝地使天下之僧

皆如此雖不耕而民瘼矣王政既已廢壞釋老之徒固不必尽要道豈惟罪不在彼而天下之人豈皆自耕而食乎始余所見寺僧四五十人今其存者七八人耳合新度者不及三十人有田三百畝則可以安坐而自遵其教矣因與僧如靖允禧謀撤拾寺之遺餘漸置田以百畝為準它日當有嗣其事者不必尽畝於我也靖以醫游井邑間甚有恩意又甚尽心於此寺舞之長者以其名聞之縣使為寺主首未三年間已有田二十畝而靖死今計寺之所有又足以得三十畝而庸僧無遠慮人自為說未幾結人兄余將使之以來如瑋之徹特濟隈順者人辦之故其[illegible]

[illegible]知自宇宙而有故山自深而[illegible]

經始於靖與禧而叶成於此五人者亦以見賢田之議非溺於因果而出於天下之公心也田畝以次列之碑陰與斤劃施者悉附見其姓字云

普明寺長生穀記

昔者先王居民之制固使之交相養而非欲其截然而各立也井邑之間有無相通緩急相救是以疾病死喪民無遺憾鰥寡孤獨天有全功此治道之極而聖人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及至後世於民之中又有為釋老之徒者壞形悪服不耕不蚕以自枯槁於山林而求識其所謂心性之本根者故其勢不能自衣食而衣食於人人亦樂衣食之而不厭而釋氏於衣食之餘尤好穿貫修心以致

其莊嚴之說儒者因是而力排之以為斯民之蠹至欲人其人火其書庐其居以行吾聖人之當道不獨其徒之不可化而斯人常有不忍之心焉溺於其說者因以為其道當與吾聖人並行焉有識者亦以為並行而不悖也彼其乘王政之廢壞而駕其說於中国使其徒出入於井邑之間者蓋千有餘年於此矣一日斥而去之於人情固有所不忍而四民之中莫貴於士者百家衆說猶或雜出於其間則亦何惡於釋老之徒也使夫有無相通緩急相救局不至於穿其後心者豈不足以自附於先王井邑之義乎始晉明方劉議買田僧允禧復為如靖謀從富人之穀三百石貸之下方量取其息以為其徒日前之供而鄉之長者黃君慶仁胡君勳汝州户曹胡君樟呂君師愈慨然捐穀若干以唱其餘而余亦與焉事方就緒而黃君與靖相繼下世黃君之子浦城主簿公槐與其弟某實成君意曰吾不欲死其先人也夫乞穀於富人而取息於下户以供其山林之枯槁者則二者各得其称是真有先王井邑之遺意而又欲執王政之詳一二以律之徒以起斯人不忍其廢壞之心而未見其有補於吾道也四君與凡捐穀之姓字與其穀出入之約束具列之碑陰姑道余之所以相此寺之本意以俟千載之一嘆而已

重建紫霄觀記

道家有所謂洞天福地者其說不知所從起往往所在而

有然余觀世人之奔馳於耳目口腹之欲而顛倒於是非得喪利害榮辱之塗大之為天下淺至於錙銖率若蟻聞於穴中生死而不自覺宜其必有超世而絕去者當於何所居之則洞天福地亦理之所宜有大較清邃窈深與人異趣非可驟至而卒究故君子常置而弗論余居之南九二十五里而得洞灵源福地焉川壑平衍居民錯雜又近在驛道之旁非有所謂窈深不可尋究者中有觀曰紫霄茂林脩竹大抵皆道士手植以自蔽亦非其地本然也攷其舊志皆缺裂不全其說以為梁氏望此山有王氣掘其地蓋双鶴騰飛而去山川深長衰遠猶惧其氣之不足王是區區者亦足以英有国者之思慮乎又云其傍有仙人鍊丹之所大同間始為觀依焉而錢氏有国時嘗崇奉而修起之水部員外郎陳矩記其事曰清泰三年渚後唐廢帝之年號也五代之際天下分裂錢氏據兩浙自王然猶倚中国以為重當是時貨財干戈一日不自整齊則四鄰爭得窺伺其国兩浙本非寬廣閒暇而道家方修土木之工於其間晏然無異於平時豈真有所謂灵異足以動人耶何其地之不称也　本朝混一區宇是觀因以不廢而焚毀於宣和庫子微細之盜久平無尺椽片瓦可為庇依道士結茅以居相與敲三門於其前使人有所觀仰而三清未有殿也知觀事刘居靖自初得度時以殿之役為最大而經始焉其後乃建堂說法為殿以崇奉聖祖翼以兩

廡而斎堂庫宇鐘臺藏室庖湢之所及若道家所宜有者無不略備殿之西偏則為明總淨九以自啓處道經儒書更閱不休而文墨棊琴皆所不廢客至蕭然終日忘其為驛道居民之為可厭也方山川未通居民未多林木陰翳禽獸麋鹿出沒於其間之時其靜深當不止今日而超世絶去者豈必其不然此所謂洞灵源者其幾耶地之變化觀之異廢興其人之勤勞相望居靖頤得文以紀而余不足頼也

北山普濟院記

金華固名佳山水而游者往往依廡焉若[illegible]之[illegible]以究其足力之所至其所不能至者[illegible]

人逸士因得以自混於其間而天巧有非人力之所能尽發者衆刘孝標以不合當世乗官居金華北山今其故居是為清修院至晉朝流緣稍欲以尽發山水之奇結庵築微岩吳會人士多從之学岩有石室因以為講書之堂所謂刘先生講堂是也至今其山號講堂原而陳隋及唐泯然置之不問周顯德二年吳越王始建寺於岩麓曰九龍本朝慶曆六年郡守閔公嘗命河南許帰以甎筆書額微岩三巨字鏡之石治平二年又改賜普濟院額山之僧因陋就簡日底于廢泰知政事蕭公燧由後槖來為此邦以僧奉欽為才命住主之奉欽能銖積寸累服勤不懈佛殿法堂建如程式敞三門於前而翼以兩廡庫堂藏室周不

略備翰林李士洪公適还其甲乙住持之舊免其諸般科
買之擾以厲其成焉今大守祕閣殿撰趙公師揆染寺額
以張大之然後此山之勝不復為樵夫牧子所私而刘氏
講堂亦因寺以著夏金華山水者於是可無遺恨矣以泰
欽一力而能有功於幽勝如此天下而各用其力則事功
寧有既耶奉欽以寺記為請聳然為書以授之

元寶觀重建大殿記

東陽縣之南四十里有觀曰元寶世傳齊人陳元寶捨宅
為之因以名云宣和劇盜之火觀為煨燼則其里陳君巖
始建所謂比極殿者大夫徐君端記其事頗異大夫名下
一字實吾先祖之諱今不復見巖弟仕澄字彥清自力家
而[illegible]且[illegible]萬志不在於[illegible]而洩之里閭親舊之惠
[illegible]之泄之觀焉三清有殿殿有廡合以三門而觀儼
然矣比月彥清之為[illegible]紹興之二十一年也未幾殿毫蟲於蟻
彥清之子德佐過而動心焉思與諸弟惕力成之使其父
之志與殿俱存而主觀事黃元度併以風其諸子曰先志
今何如欣然捐金合百万先之元度先建道藏一所為民
祈福傳請如經甚積亦頗夥并傾私橐募衆緣以建其事
殿未成而元度死其徒胡大雲繼之猶藉德佐之弟德先
德高以自助用財合一千萬役人之力凡萬五千經始於
淳熙辛丑之春落成於甲辰之冬宏壯偉麗一切視元清
在時退近合觀起敬增歎道家之有殿以奉三清其教然

也三教之興廢有時而本末宏闊源流深長非百世聖人不能定則修舊起廢固其徒之事也齊清兄弟皆有財力可以自馳騁於世而本朝出仕惟兩塗故其才益自豪於鄉其明效大驗亦不遺餘力而乃見所謂兩殿者毀之隨廢又藉元度以起之亦可歎也已元度善自與其教者而敢處其力而自納於廢棄毀成而胡大雲亦死相與成就其毀之凡後者清幼子彊亦後而相之傍觀多陳氏其詳雖不可攷宜其為元宝不可知孫子一念之烈泄於七八百年之後猶如此天下事其有不成於志念之烈者乎彊與道上人辭以記為請諸之閒一年矣因以寓余之所感云

題跋

書類次中子後

以中說方論語以董常比顏子與門人言而名朝之執政者與老儒老將言而斥之無婉辭此讀中說者之所同病也今按阮氏本則曰叢子陵鈞於滯石宋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襲氏本則曰叢子陵鈞於滯石民到于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悲得而稱焉故模倣論語者門人弟子之過也蘇氏本曰出而不声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氏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故比方顏子之迹往往多過內史薛公使遺書於子八再拜而受之推此心以往其肯退而名揚素諸公哉

薛公謂予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子爲帶而拜曰敢賀焉人之知過也謂其斥刘炫賀若弼而不婉者過矣至於以佛爲聖人以無至無迹爲道以五典潛五礼錯爲至治此皆樸蕪中說者抄入之將以張大其師而不知反以爲累然仲淹之文如日星炳然豈累不累之足云乎姑以明予類次之意如此

書文中子附録後

文中子世家阮氏本以爲杜淹撰龔氏本則曰福嘗〻福郊也今雖不可考而世家不可不録故存其録而去其人彥魏論礼樂事出於福時所録雖其間語言不能無缺然參考

太宗與諸公經營當時之事宜必有此今備之

之世去其舊也以余觀之魏徵杜淹之於文中子蓋嘗有師友之義矣如房杜直往來耳故嘗事文中子於游汾者一切抄之曰門人弟子其家子弟見諸公之盛也又後而實之夫文中子之道宜待諸公而後重哉可謂不知其師其父者也閔子明之盜同州府君實書而藏之備其本末者亦福時也世往〻以其盜爲怪易有理有數〻出於理者也得其理足以知百世之變明其數足以計將來之事而又何怪焉如子明之論人謀天命有後世儒生之所不及知者文中子家世之明王道子明蓋有助焉龔氏安得以私意易之哉故存此三書曰文中子附録

書伊洛遺礼後

伊洛遺礼其可見者惟昏喪祭僅存其一二今以附諸
補士之後夫礼無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補士所集
其義也苟精其義則當時之所參定者尚可考而缺裂不
全之制豈必以是為事哉二曰礼之所尊其義也有其
可見者以情其不可見者已

書伊川先生春秋傳後

伊川先生之在此書也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沒
今其書之可見者僅二十年世咸惜其缺也余以為不然
先生嘗稱杜預之言曰優而求之使自求之而歛之使
自趨之譬猶水焉沿流理順然後為得也先生之
所以為其義其精其類例博矣夫学者苟精其義優而餐
飫自得於言意之外而遵之其餘則精義之功在我象數
之終日讀其全書而於我無與者其得失何如也

書歐陽文粹後

右歐陽文忠公文粹一百三十篇公之文根乎仁義而達
之政理蓋所以羽翼六經而載之萬世者也雖片言半簡猶
宜存而弗削顧猶有所去取於其間毋乃誦公之文而不
知其旨敢於犯是不韙而不疑也切天聖明道之間太
祖太宗真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蓋七十年百姓
能自衣食以樂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嬉童兒幼稚
什伯為羣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仁宗豪已無為於其上
太母制政房闈而執政大臣實得以參可否晏然無以異

於漢文景之平皆民生及識五代之亂窮苦蓋於是與世
相忘久矣而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卑陋中經一二
大儒起而變之而李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獨有愧於古
天子慨然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之李者而公之文遂為
一代師法未幾而科舉祿利之文非兩漢不道於是本朝
之盛極矣公於是時獨以先王之法度未盡施於今以為
大闕其策李者之弊慤勤切至問以古今繁簡淺深之宜
與夫周礼之可行與不可行而一時習見百年之治苦無
所事乎此皆使公之志弗克遂伸而荊国王文公得乘其
間而抗之　神宗皇帝方銳意於三代之治利公以伯者
功利之說鋤之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職業修民兵制国用
興學校以養天下之才是皆　神宗皇帝聖慮之所及者
嘗試行之尋察其有晉晏之所不道改作之意蓋見於末
命而天下已紛然趨於功利而不可禁李者又習於當時
之所謂經義者剝裂縫氣日以卑公之文雖在而天下
不復道矣此予瞻之所為深悲而屢嘆也元祐間始以末
命從事李者復知謂公之文未及十年浸復荊公之舊迄
于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于世然其間可勝道
哉二聖相承又四十餘年天下之治大略李矣而科舉之
文猶未迄嘉祐之盛蓋非獨李者不能上承聖意而科制
已非祖宗之舊而況上論三代是以公之文李者雖私誦
習之而未以為急也故予姑撥其通於時文者以與朋友

共之由是而不止則不獨尽究公之文而三代兩漢之書
蓋將自求之而不可禦矣先王之法度猶將望之而況於
文乎則其犯是不韙得罪於世之君子而不辭也雖然公
之文雍容典雅紆餘寛平反覆以達其意無復毫髮之遺
而其味常深長於言意之外使人讀之藹然足以得祖宗
致治之盛其關世教豈不大哉初呂文靖公范文正公以
議論不合黨與遂分而公實與焉其後西師既興呂公首
薦范富韓三公以靖天下之難文正以書自咎歉然與呂
公戮力而富公独念之不置夫左右相仇非国家之福而
外相関而不相須蓋治道之基也公與范公之意蓋如此
而是時雖論忠言猶有疑於其間則其用心於聖賢之学
而成祖宗致治之美其所後來遠矣退之有言仁義之人
其言藹如也故予論其文推其心存至公而学本乎先王
庶乎讀是編者其知所趨矣

書家譜石刻後

陳氏得姓所繇來甚詳今不復載自太丘長以來遠既渡
江其後中微霸先用以為陳歷二可考及唐末五代也于
皇朝之初陳氏散落為民譜不可繫公斬自我七世祖始
從所逮聞也自我皇祖共諸從兄弟歲時祭祀有所謂寧
陣者次尸兒時不得聞公莫可質猶記湖州尚書一人以
待博聞者參考

書職事題名後

牋奏一番、人具眼掌計一局之司命、題名小錄利害通涉始末、而司膳雖若碎煩、亦有關係、蒙恩來此、益久而後知之、四海九州之人、邂逅而為同年士大夫、萬吾所不知者、亦當分其能品以為言、庶幾各識其職云耳

書趙永豊訓之行錄後

太史公論婢妾之引決、出於計事無理之甚、而英雄俯仰以全一死者、將以有為也、而孟子論義有重於死、雖聖賢不得而避、人固難於一死、而一死之唯又如此、国家遭陽九之厄、能以死拒虜者、固自有數、而禁卒內潰、人不知義極矣、身為宗室、以當百里之寄、不幾一死以明大義、此聖賢所不得而避者、其死豈不壯哉、方天下太平、天子有事遠致、使守在四夷、而公獨知其為禍亂之萌、及金虜奪中国、如枯槁、公又欲率義師以沮遏其鋒、推公之志而揆公之才、固非自分於一死者、義之所在不約而自隱其中之所存耳、此天下之所知、而人之所以尚其子孫者也、張巡之死義、豈不明甚、而猶有待於韓李之秉筆者、朝廷之旌死節、不踰時、豈待人言而後明哉、殆未請耳、天人報應、尚隳沈、上下融合、實關激勸、天下士固不少、為趙公設也、公之孫彥楠出其始末、以示亮、因書以歸之、新天子龍飛之十日也

書林勳本政後

右林勳本政書一十卷、比較二卷、徐宗武得之、鞏氏家勳

嘗游宦廣中蓋紹興初容州所刊本也勳爲此書勤矣攷古驗今恩慮周密世之爲井牧之學所見未有能易勳者顧其間將使隸農耕良農之田納租視其俗之故縱賦出於良農而隸農出軍賦疑非隸農所利又使他人得以告地之可闢者而受其賞焉有趨利起爭之漸疑非王政所當出者一人之智而思慮小小不中不足怪大要歸於可行則補其不及行之者之責也顧余有所甚疑者古者王畿千里定爲六鄉六遂而縣地公邑所占之地宜倍千里之間開方計之地之所未及者宜尚多有蓋王政寬大納民於其間不用一律以齊之則制度虽密人不思裂去法可長守而經數豈齊矣漢之民田固已無制大略計之邑居道路山林川澤舉不可艱蓋居三分之二又有所謂可艱不可墾者居其四分之一而定艱田百十五分之一耳蓋惟漢法不能盡數以齊之也今勳欲率天下而用一律以齊之無乃非聖人寬洪廣大之意乎宜亦非民之所甚便也今宜於山林川澤邑居道路之外以三分計之定其一以經數起貢起役起兵簡教之法悉如勳所定以其二分給天間田及士工賈所受田凡朝廷郡縣之官皆使有田以參定其法別立一官掌之并使其屬以掌山林川澤大名之制使民得盡力於其間而收其貢賦以佐国用以新疲民則經數常齊矣立政以公而示天下以廣則民不駭而政易行然後勳所定之制可以一定而不易庶幾勳

之志也雖然事不習熟則人之視听易以驚動驟而行之非成順致利之道也勳之者呈矣要豈人之視听所常習者乎非其所常習雖用勳三年頒降之說猶恐不能無動也夫成順致利之道易所載十三卦聖人蓋用此道以開天地而立人極者自漢以來英雄特起之君亦必用是以有為惟其一交之餘安之而不思其所以善其後此後世之所以治乱不常而古道卒不可復也勳之書可用於一變之後安得其人以開其先者乎要非察乎人之變識聖人之用而得成順致利之道者不能知也然則余之刊布書所望於世之君子蓋其厚乎

題喻季直文編

烏傷固多士而稱雄於其間者余熟其四人焉蓋非將烏傷之雄也喻叔奇於人眇眇有恩意能使人別去三日念之輒不釋其為文精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意若新何茂恭目空四海獨能降意於一世豪傑而士亦樂親之其文奇壯精緻反復開闔而卒能自闡其意者陳德先李一世不足以當其意而人亦不頑從之游然其文清新勁麗要不可以喻季直遇人無親疏貴賤皆與之盡而於余尤好其文蔚茂馳騁蓋將包罩衆体而一字不苟讀之亹亹而無厭也而四君子者尤工於詩余病未能亭也然皆喜為余出余亦能為之擊節余穷滋日甚索居無賴時一作念顧茂恭之骨已朽而三山姐去踰千里德先季直雖宿春可

從其游而出門輒苦有愛其足者喻行之牧之出季直舊
文一編示余嘗然觀之如得所未嘗茂恭死其文益可貴
重而子弟亦珍惜之欲求一字不可得吾季直之文便
如茂恭在目昔余嘗讀茂恭之文而面戴曰九原不可作
歐蘇公豈勿論如世所謂六君子者公將何愧茂恭油然
而笑蓋以為能知我者幽明異道每念此意為之索然今
將求厭足於季直耳

跋焦伯強帖

寶元康定之間本朝極盛之時也諸公巨人踵武相接
天下毫髮絲粟之才皆得以牽連成就況若伯強之卓然
能自見者乎其於晉國書翰之間恩意藹然蓋亦其異行
也曾多君子而歷子賤稱焉事衰世之大夫文薄俗之士
雖豪傑枝出之才猶俱其不免是以君子論其世也

跋米元章帖

本朝詩文字畫之盛到元祐更無着手處元章以脫輩一
日馳騁諸公間声光燁然此帖亦可窺一斑乎淳熙己亥
四月之晦龍川陳亮為先友之子王晦叔書之

跋朱晦庵送宮祖郭秀才序後

往時廣漢張敬夫東萊呂伯恭於天下之義理自謂極其
精微而世亦以是推之維前一輩亦恐知其莫能先也余
猶及見二人者听其講論亦稍詳其精深紬繹若於物情
無所不致其尽而世所謂陰陽卜筮書及長術及凡世間

可動心娛目之事皆斥去弗顧若將流我者晚得從新安朱元晦游見其論古聖賢之用心平易簡直欲尽擺後世講師相授流俗相傳既已入於人心而不易辭之說以徑趨聖賢心地而發揮其妙以與一世人共之其不得見於世則聖賢之命脉猶在而人心終有特而開明也其於經文稍不平易簡直則置而不論以為是非聖賢之本旨若欲刋而去之者余為之感慨於天地之大義而抱大不滿於秦漢以來諸君子思欲辭其沈痼以從新安之志而未能也然而於陰陽卜筮書盈伎術凡世所有而未易去者皆存而信之乃與張呂異其於郭叔瞻之能尤愛而喜之不厭豈悅物而不留於物者固若此乎抑世所謂益師之

能皆未能能規叔瞻之心地而不可不求故余於叔瞻無舊故而為諸公道其所長不容已亦因以見秦漢以來諸君子猶煩新安之刋別而後聖賢之心事可得而尽白也叔瞻力求余跋因敘其本末如此試以呈似新安云

書作論法意與理勝

大凡論不必作好語言意與理勝如文字自然超衆故人手之文不為語異之体而自，宏，面不為險怪之辟而自典麗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内不善学文者不求高於理與意而務求於文彩辞句之間則亦陋矣故杜牧之云意全勝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辞愈華而文愈鄙昔黄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

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焉 揆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六終